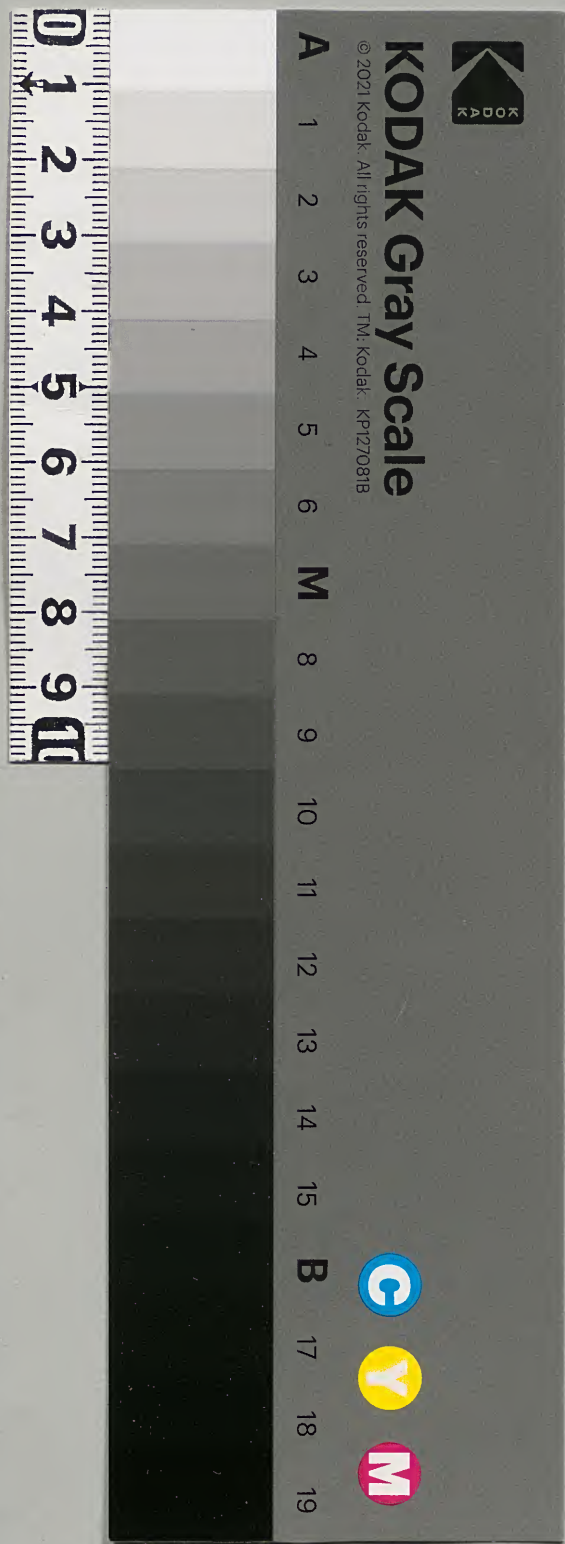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522
冊數	2 (1)
函號	311 220





南華全經序

太史李九我撰

叙曰自混沌鑿而慧敏挺啓  
款通而肺識鳴家筭尺壁人  
櫃寸金雖則樹幟於華峯吐  
藻於蕪林曾似弋漆園一經



矯矢南華發軔北溟傳時老  
之衣鉢開百氏之蹊徑奇哉在  
生千古而前千古而後難與茲名

刻三元品彙莊子南華全經句解補註卷之壹

新增補註

會元 九我 李廷機 爾張父品註  
解元 衷一 李光縉 宗謙父彙正  
經元 鰲海 陳榮選 克舉父參註

內篇逍遙遊第一

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名也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

北冥即北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

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

之雲言翼之大若是鳥也海運海氣動也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

天池也曰天池文字變化之妙處補海氣動則大風颶作可負大翼則將徙於南冥

此段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設此譬喻見字宙無限世界不可以俗見窺測







小知句結  
上鵬鳩小  
年句生下  
一段譬喻

既說齊諧  
又引湯之  
問棘一段  
以為符契  
音同而語

小知音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小年時未久也奚以知其  
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菌音寬朝菌  
而夕瘁故不知有晦朔蟪蛄寒蟬也夏生楚之南有冥靈者  
以五百歲為春以五百歲為秋冥靈蓋靈龜也古有大椿者以  
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大椿一萬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眾人匹之不亦悲乎彭祖姓錢名鏗堯封於彭城至商年七  
百歲言彭祖以久特聞死與眾匹故曰  
不亦悲乎眾人以彭祖為大補按抱朴子云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  
年南華以彭祖為小年也窮髮之北窮髮不有冥海者  
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也長也者其名為鯢有  
鳥焉其名為鵬皆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

有變化是  
他文字妙  
處

末句小大  
之辨也結  
上意生下  
意

此下正言  
大小之辨  
一層添一  
層意

者九萬里羊角亦風  
屈曲勢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  
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也不過數仞而下  
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  
也鵬鵬之圖南斥鴳之騰躍小  
大不同故曰此小大之辨  
故夫知音智效一官行比俱去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  
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榮子宋  
賁人且舉世譽之而  
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  
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侯未樹  
言未免  
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列子鄭  
人名禦  
寇問道問尹子九年能御風兩行披御風神出入彼於致福  
不着地也旬有五日而後反神出半月始歸也



至人三句  
結上生下

上言至人  
三句此則

試幸先由  
見意而後  
及於貌始  
射之神人

讀此章想  
得古揖

者致福脩身求福未數々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有待待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以遊無窮者彼  
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死已者不見形氣也  
無功者不見功行也  
無名者道隱无名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燭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  
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  
天下治立不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言以天許  
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  
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名外也故為賓不為賓者言不以外物自喪其身鷦鷯巢  
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君真君也所謂實也

此方形容  
神人之大

歸休乎君供葆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  
樽俎而代之矣庖人尸祝各有司二補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  
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逕門前敗也庭堂外  
地也言與尋常  
之言大相去也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  
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肢體清淖綽約若處子德性柔不食  
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  
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誑音而不信也連叔曰然鼓者  
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  
聾盲哉夫知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音汝也時是也女與汝  
同謂如此言語





豈是汝這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一世斷其乎亂

孰弊焉以天下為事磅礴周時無心意斷折也亂治也此

早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

也孰肯以物為事陶鑄堯舜謂堯舜事業皆在陶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

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

喪其天下焉四子當作許由馮缺王倪披衣也四子道存師

然之意友故堯因許由而往見之汾陽堯都也官然茫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

說到神人已是大之

極了又思人擬其注

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問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

龜手之藥者不龜手藥以冬月澤

世以并并音

事并音

汧汧音

汧汧音

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

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光於汧汧音

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言何不

浮江之樽乎浮江者以

大樽繫腰則免沉溺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逢

之新截處

引不龜手

便結最文

之新截處

之新截處



之心也夫蓬之心謂蓬蒿之見言短小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惡木也其大本擁腫而不

中繩墨大本木身也擁腫盤結輪困也其小枝卷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

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

見狸狌乎音狸狌孤屬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敖物之傲時者東西跳梁不

避高下中於機石音機石取禽獸之機檻死於罔罟今夫斄牛施

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

患其無用何不樹之無何有之鄉廬莫之野言何不樹之寂寞虛曠之地

彷彿乎無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

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厚及逍遙

此復該大樗為喻言是六也置之閒曠可以全生

內篇齊物論第二

物論簡言衆論也齊者一也欲合衆論而為一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音嗒焉似喪其耦嗒然解體之貌喪耦

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

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女知之乎

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籟蕭管也此節是齊物之機通篇皆從此意

管有長短聲有高下吹萬不同正以喻物論之不齊者乃人所為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衆竅感噫氣而成聲者天籟則無聲而能盡天下之聲者所謂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故歸之曰天其意見下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也天地噫氣其名為風是惟

天籟也

喪我字從前篇至人死已上生出

此節是齊物之機通篇皆從此意







以言其老也如大學嚴然之嚴藏閉藏也近死之心莫

使復陽也死之心不死尚有生意可回今此近

喜怒哀樂慮嘆變熱聶姚佚洛態變者反覆熱者憂疑姚夫

死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

由以生乎非彼無我言不是彼則我非我無所取言非我

亦不能是亦近矣離已身似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

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真宰使人使人

為不見其形言真宰有情而無形有情故能

百骸九竅六藏貶而存焉該言該吾誰與為親汝皆說喜之

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互相為其臣妾不足以

相治乎其過音相為君臣乎百體君臣無定即其有真君存

焉真君即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如推求見到

得皆無益損乎其真君言不必深求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言此真君自受形以來便與我相

與物相刃相靡物也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音涖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

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其形衰而可不

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

乎芒無知補索何今之人不能忘形以待却與外物相刃靡如之行馳而不

之貌能止故終身役而不知歸此等人生亦死壽百年竟何益哉

此段傷人

迷夫真若

令其有涯

省處

此又就人



此段言人  
言之未定  
物論所以  
不齊之故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  
有之愚者與有焉言真宰人人有之奚必知古今代謝取於造物之獨隆者有之雖愚者亦與有焉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  
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

嘗有言邪言非吹也言非如地籟之吹萬物一以無心也言言出於人未能無心故言特未定不可為準言既未

果有言耶果未嘗有言耶其以為異於鵲音亦有辨乎

其無辨乎鵲鳥初出郊也人聞禽言如鵲則報喜鵲則報凶可聽為準鵲音泰定則不可為準矣人言之未定猶是也

道惡乎隱而有直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隱即道惡乎生也

以明字伏  
後案

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

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則莫若以明明者明乎本然之未始有補明大智慧也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則知之故曰彼出於

是是亦因彼既有我則見天下何物非彼何物非是若看之也人則不見驗之自已則知之如是則知是出

於彼是亦因彼而已何必與之更力其非是哉

彼是方生之說也謂是非即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

可方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聖人不由

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亦因夫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既曰因是則見物無非彼物無非彼亦一

有彼有是  
正與方生  
之說同此  
入撰出一  
箇方生字  
來譬喻



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

莫得其偶謂之道樞無人我對待是無偶也樞始得其環中

明環者員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我指喻人

以彼之非指者反喻我指彼亦以我為非矣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

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言天下原無相非之理即舉天地萬物皆不可

可乎不可乎不可乎言因入之可道行之而成即成物謂之

而然說之惡乎然然於然而然之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而然說之惡乎然然於然而然之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而然說之惡乎然然於然而然之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而然說之惡乎然然於然而然之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而然說之惡乎然然於然而然之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而然說之惡乎然然於然而然之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而然說之惡乎然然於然而然之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而然說之惡乎然然於然而然之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而然說之惡乎然然於然而然之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而然說之惡乎然然於然而然之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而然說之惡乎然然於然而然之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而然說之惡乎然然於然而然之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而然說之惡乎然然於然而然之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而然說之惡乎然然於然而然之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而然說之惡乎然然於然而然之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而然說之惡乎然然於然而然之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而然說之惡乎然然於然而然之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意聞破是字

因其不然者物固有所然不然有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

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莛音庭楹音盈厲與西施莛屋梁楹柱也

恢恠詭譎音恢恠詭譎道通為一道通為一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敗壞曰毀

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是不用者不用已之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適至

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所以然者因是而已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言今之是者竭精神以求謂之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言今之是者竭精神以求謂之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言今之是者竭精神以求謂之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言今之是者竭精神以求謂之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言今之是者竭精神以求謂之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言今之是者竭精神以求謂之

因是已二句以下句也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幾矣則忘物忘我渾然通而為一夫是以謂之道

筆端鼓舞

如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

言今之是者竭精神以求謂之

言今之是者竭精神以求謂之



朝三何謂朝三曰狙音狙公賦芋音序山栗也賦芋曰朝三而

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

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因是謂狹是也與是以聖人和之以是

非而休乎天均休止也均平也此理無物是之謂兩行謂是

非並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達夫道之至極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封

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

與虧乎哉

上言達者知道通為一此又進上一步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故字作皆字皆昭氏以琴名家其子不能世其業便是有

成與虧了若昭氏不以琴名家人向各其子不能世父之業

便是無成昭文之不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枝杜也策杖惠子

之據梧也據梧者以梧為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三子

慮竭智幾故載之末年故從事惟其好之也以異乎彼其好

之也欲以明之彼言惟隨各所好白以為其非所明而明之

故以堅白之昧終明誇示也惠子以其智與人之力持畢竟

處之虧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昭氏之子又以文之

此便是昭氏之虧處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

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滑疑從不分不曉聖人

既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瑟喻之最切引師曠惠子是為昭文証佐

以成虧二字又與生出許多議論



又收出以明字

此段又自為是不用中是字生

此論天地造化之理一層深一層

俄而二句筆端入妙處

天下莫大四句是設可以明是有無之

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是者我之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

與不類相與為類就類此不類中易也則與彼無以異矣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

也今我則已有謂有說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

果無謂乎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

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

乎謂不得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謂無一與言為二二與

一為三一與言便為二二自此以往自此衍巧曆不能得而

况其凡凡常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適亦而况自有適有

乎無適焉因是已何謂無適即

夫道未始有封封界言未始有常常主為是而有音眇眇音也只是字

便有請言其軫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

之謂八德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知而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言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辨是非故分也者

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惟不分辨曰何也聖人懷之衆

上面既說了彼我是非到六合以下又別生說話來發明之

壽夭固有定分而以理各足者言則無小大壽夭天地萬物與我並生未句結因是上此是回顧題目一是一字提喚甚醒



人辯之以相示示誇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謂無識也

夫大道不稱無形可大辯不言大仁不仁無仁之迹大廉不廉無廉之迹

不謙不謙之迹大勇不伎無用勇道昭而不道道可指名言辯而不

自滿言力則是仁常而不成仁可見則非廉清而不信廉而有

意見有不及勇伎而不成是喪其功便五者完音而幾向方矣五者貞

而有迹則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大知者必不知也人能止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見天理注

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音光藏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

葆光即上所謂滑稽之耀也

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言存困於卑陋若不

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於日者乎

言豈不能容三子

齧缺問乎王倪音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

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

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淫濫寢則腰

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恂懼後音狌然乎哉三者

孰知正處民休知安佚為正處而民食芻豢麋鹿食薦卿且

異音即甘滯也鴉音嗜鼠四者孰知正味民口知芻豢為

齧缺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對便其知止其所不知但換造名字故舞發揮所以為莊子統言物類各異



上三節皆  
為是非物  
我之喻故  
結之曰云  
不熱不寒  
不敬馬即  
心於无物  
之始

然惡乎知正味援獮獮音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音麗姬  
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急走  
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民目知好色為正色而魚鳥麋鹿不知惡乎知正色自今觀  
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粲然殺亂紛然吾惡能知其辨齧缺  
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  
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涇涇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  
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  
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指長聖人不從事於務  
謂不容心於應事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無所求不緣道無行道無

承上言  
子之事

謂有謂言也未嘗不有謂無謂言也未嘗有而游乎塵垢之外夫子指

子以為孟浪不言之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

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聽熒謂聽而丘也何足以

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方見如而求時夜方見見彈而

求鴉炙方見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

日月挾宇宙晝夜也挾宇宙一遠近也為其脗合音合置

其滑稽無心也以隸相尊隸下也衆人役役聖人愚也衆人

為知故役上聖人不以智為知故愚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參力歲通古今為且

成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蘊蓄也是以相蘊因所然也是亦然也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

字字奇特



引驪姬事

最有味

本章旨歸  
正在大覺  
二字最宜  
究心

歸者邪弱喪者少失其居也不知歸者不知返故里也麗之姬晉獻公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  
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  
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  
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小見貌然知之君乎  
牧乎以君為尊其果尊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言丘以為  
為妙道皆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音詭弔至  
夢言也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知其解是解是旦暮遇  
之也

承上意透  
下又再作  
一段議論

此言欲求  
其正之人  
而不可得  
必待和以  
天倪

和以天倪  
亦即上章  
因是之意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  
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  
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  
其黜音開不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  
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  
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  
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詳言其然則我與若與  
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彼即天何謂和之以天倪曰  
是不是然不然言是未必是是果若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  
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



相待

有昇然同異者聲也無昇然同異者化也有聲者有聲者化聲者相待

若其不相待待不相則

矢匪待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聲衍所以窮年也

天倪者自然之端和不分

也曼衍者無變之端因不遠也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則忘年  
物我不蔽于是非而各尽其性命之分此所以穷年也忘年

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則死生爲一條忘義則可  
不可爲一貫振收也竟盡也收

直寄之而已故寓諸無竟

卷之四

此寓諸无  
竟之譬也

影外薄

問答

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

无竟則不  
但无声又

無特操與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

是無待意

待待物也

五待蛇附

音  
附 珪 翼 邪

言吾待刑男女  
待蚶明待翼和

惡識其所以

又自前

然惡識

其所以不

然昔者莊

唐夢燕

材許魚蛭蛭也

卷之五

喜貌

自喻適志

志快意

不知居也

伊然竟則過也然

未句似結  
一結即不

周也

我

論假要  
人說以本

蛸蝶則必有分矣

亦此之謂

謂物化物化萬物  
變化之理



内篇養生主第三

養生主養生其所  
以主養生者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智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豈不存

起句就着  
生字便有  
頭腦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已殆而自以為知者亦終於殆而已為善無近名為惡

無近刑善必近名惡必近刑而曰不近刑名則緣督以為經

言字士緣此督  
治之以為經常  
不虧休以辱親也盡年謂  
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也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

以解牛事  
發明養生  
之字

之所踦音几也砉然騞然騞然騞然音然騞然騞然皆是用刀之聲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皆樂名文惠



庖丁篇即  
詩中此体  
養生意得  
之言外

模寫庖人  
情狀宛然  
畫筆

到末輕  
結以得  
生鳥四字  
便是操縱  
省力處

以則足事  
發明不善  
養生者

以澤雉為  
喻見右師  
不善養生

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

也進乎技矣言其技自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

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謂見牛可解處方今之時臣以神遇

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官耳目之官也耳目依乎天

理依乎自然批大郤音欺大郤骨肉交會處大郤

也因其固然技經肯綮音啓之未嘗肯綮骨肉相着處而况大

軀音孤軀骨也乎良庖歲宰刀割也以割族衆庖月更刀拆也以所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音刑砥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

乎其於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雖然每至於族族謂筋節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

止此少行為進行行動刀甚微微輕謖然已解謖音忽如土

委地其多而且易也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音躊

滿志時喘從容也善刀而藏之其好收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

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獨足也右師

天典其人典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言常人不則

若天刑人之貌有典也言人之貌皆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音斲羣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言畜之籠中神雖王而日有驚擾不喜也



以秦失吊  
老聃事發  
明生死之  
理

上既說秦  
失一段適  
未以下却  
發明生死  
之理以結  
之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  
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其人非而今非  
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  
母彼其所以會也感人也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  
遁天理天倍情皆情忘其所受忘天之無受古者謂之遁天  
之刑謂得罪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  
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音解有係為縣也知天理自然則天  
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指窮於新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正言其所以縣  
少而薪多不可指而數也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言火一傳燒  
忽不知即盡矣夫人而有察於薪火之理理養生之經豈  
不思過也哉

### 內篇人間世第四

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有此身而處  
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耳

通章意總  
是臣之於  
君不可未  
信而深言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  
蒯瞶其年壯其行獨不恤衆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  
苑死者以國量平澤若蕉蕉草亦也言舉國而輸死民其無  
如矣民無所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去之即  
易之意就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置則謂處庶幾其國有  
瘳乎仲尼曰諾若殆往而刑耳言汝殆幾於夫道不欲雜雜  
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則不能救人也自苦古之至人先  
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

先提刑字  
后實以事



孟子曰

行言不暇救正暴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智之所為出

看此老這

平哉德蕩乎名德之所而蕩者矜名故也知出乎爭知之所橫出者爭善故也名也者

秋下語何

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及行謂

當典情

保身處且德厚信紅未達人氣紅慤實貌達人氣名聞即察言觀色之意問

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象繩墨之言術與述暴人之前者

是以人惡有其美也惡汝自誇其美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

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苟當君悅賢而惡不肖惡用

而求有以異我何用而菑無詔性君不能悅賢而汝無詔而往王公必將

乘人乘汝言語而闔其捷捷勝而將茨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

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而汝也成之川心以承順也愍是

韓非說難  
多從此化  
出

聞捷不然自失之意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喻暴人得勝名之曰益

多益增其自始無窮順此惡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不信厚言未

求句雍  
而刑意

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

也愛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上不愛民乃欲下而偃拊故其

君因其脩以憐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

扈音國為虛厲有厉鬼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

已是皆求名實者也求名而自利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

聖人之所不能勝音也而況若乎勝化

雖然若必有以也言汝之性必當以語去我來顏回曰端而

雖然轉

雖然若必有以也言汝之性必當以語去我來顏回曰端而

孟子曰

卷

二十



使自陳以  
現作用之  
何如

虛勉而一則可乎回言我外端肅而內謙虛矜持曰惡惡並其志氣而徒一其德性則可乎

鳥可夫以陽為充孔揚言衛君亢陽之性內充而外揚也采色不定喜怒無常

常人之所不能違不違畏而服也因案人之所感案抑也言彼見人感動以求容與其心快意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日漸以已者言此等

而內不訾音紫其庸詎可乎言即汝之端虛勉一外求合於人而內無疵病亦可化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去声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

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已言已之訾乎

而人善之漸乎而人不善之和若然者人謂之童子人謂之無私純

若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臆曲拳

此以下面  
又自思其  
則

此中分三  
截

者人亦無疵為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

言雖教謫之實也教謫也謫譏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

直言而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

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音疊安也言政法太多而不安穩雖固亦無罪言以此

理人情兩無意送固亦無罪雖然上是耳矣夫惡可以及化不可猶師心

者也師心言猶容心非無心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善將語去若而有而為之其易和易之者皞天不宜有而為之為齋也易變易也

也不宜無所不宜也言有能為齋者其顏回曰回之家貧惟

師心字最  
玄

子



觀夫子告  
而數語便  
是千古聖  
學之根宗

不飲酒不如葷音熏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  
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無聽之以耳  
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即先天太乙之氣最微最清聽以氣者  
息微而冥聽止於耳即無耳心止於符即無心氣也者虛而  
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使未始得使謂未得教而得  
使之也未始有回也使謂得教而使也未始有回無我也可謂虛乎夫子曰  
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汝能入遊世之樊  
名入則鳴則言不入則止則不可言無門無毒不開一門一宅  
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抱一為主而寓於道矣絕迹易人之處世

有翼句乃  
喻下有知  
句  
不曰生明  
而曰生白  
下一白字  
便奇特

易無行地難行而無行地為人使易以偽為人欲所使為天  
使難以偽此心以偽造物之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  
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無知而應者  
善彼闕者虛室生白白也吉祥止止止止也夫且  
不止不虛也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音鬼  
神將來舍來舍即與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是万物所化  
舜之所紐也禹舜執此伏羲几處之所行終几處古聖君名  
其終而况散散馬者謂尋焉者乎常以下人也  
葉公子高葉公名諸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  
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雖甚急而匹夫猶未可



齊子品集

現此一段  
曲不物情  
孰謂南華  
累於世故

以冰內執  
最奇

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指夫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  
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寡鮮也道言也鮮事若不成則必有  
人道之患謂刑責也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陰陽之患憂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  
厭音無欲清之人言我平日自奉甚薄所食者皆粗而善  
却無憂憂無病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內執飲  
思之吾未至乎事之情吾雖未至親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  
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而也是而為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  
子其有以語我來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也戒法其一命也其二義也子之愛親

此語豈  
得謂好潤  
大言者

命也此命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事當為無適而非  
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表事其親者不  
擇地地指遇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  
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以忠孝事其心者  
不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安之若命聽其自然也  
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所遇亦有不得已行事之  
情實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指葉其行可矣  
而行則可矣而行則可矣  
丘請復以所聞凡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靡順遠則必忠之以  
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而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

言言必或傳之

十三



此正教以  
為使之道  
曲盡人間  
情狀

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  
信之也莫謂妄則起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  
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陽喜也陰怒也泰至過當也則多奇

巧奇異也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音九

事亦然始乎諒信也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

者風波也言為風波所引起行者實喪也徇言而行則真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

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忿言造巧言無端巧言偏辭巧言一辭歎死不

擇音譬之歎將死則音音亂氣息肅然肅音拂氣於是並生心厲夫忿起則心烈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核太甚人有不

之心而不知其然也此皆為忿怒所使而不自知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

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但遷移無勸成無勸成無強以過度益也

遷令勸成殆事若心過常度以求益也則不至美成在久美

成極難惡成不及改惡之成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乘物

以游心於自為不得已以養中托養命之不得已者隨至矣何作為

報也何死有作為莫若為致命莫若真其致此其難者言此

易為易也而後歸報也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處伯玉曰有人於此指太子其

德天殺扶言天奪其蓋也典之為無方方法則危吾國典之為有方

則危吾身其知音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不知

已之



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處伯王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

哉正身乃帥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和調停也言外

調和誘導之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之相入死問也

和不欲出出者揚已之能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朋為暱

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

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

無崖達之入於無疵嬰兒言无知識也无町畦言无准繩也

許之不拂其意竟有可達法加點化入於汝不知夫螳螂乎

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

慎之積代而美者以犯之哉積代已之才美以犯汝不知

忘心然后  
无道之備  
可傳也

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而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

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

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

振音質溺適有蚊蠅侯音侯緣而拊之謂僕、然因不時

搏音博則缺銜毀首碎胸馬將決御勒碎胸首意有所至而愛

有所亡意有所至而可不慎和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山名見櫟社社有其大蔽牛挈之百

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芴十數枝可為

也可知觀者如市匠伯石之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厭觀

也笑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

意有所至  
二句是看  
破人情處

此言大樣  
以不付終  
其天年



談夢處  
朝活此而  
華最得意  
文字

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上木也散  
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  
則液梢音梢夜梢謂津液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  
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音夢曰汝將惡乎比予  
哉若將比予於文木有用邪夫柘音梨橘柚果蓏之屬實孰  
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  
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物皆以有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幾死戲罵匠石之言乃今得之  
言女乃今始知之耳為予大用言予无用乃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  
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和物謂以

此段與前  
段同但就  
中又細釋  
數句便見  
活動

而幾死之散人又惡評知散木匠石覺而診音診占其夢  
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言木之志趣取於無用曰密閉口  
若無言彼亦直寄寄託焉以為不知已者詭厲也厲責不為  
社者且幾有翦乎亦豈有人翦之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  
譽之不亦遠乎蓋托社求全是亦一義也但棟突不為是耳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異於衆結駟千乘噤  
將庇音庇其所賴音賴者音賴其下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无  
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  
其大根則軸解音軸而不可以為棺槨音榘其葉則  
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音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



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神人

所以全生亦不材耳。宋有荆氏者。荆氏地名宜楸。楸音秋栢音栢桑音桑。其拱把

而上者求狙猿之杙。杙音弋者斬之。三園四園求高名之麗棟。

也者斬之。七園八園貴人富商之家求裨音裨。傷音傷者斬之。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

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額音高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

適祭。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白額亢鼻痔病巫祝棄此三者

在巫祝亦知其不材者全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夫全生者天下所謂祥也。死而不材者大祥。全生則巫祝所為不祥乃神人之大祥。

支離疏者。頤隱於臍。其肩曲。故頤有高於頂。肩反出。會音

瘠疾人如  
盡

也指天。也五管在上。五臟之管兩髀為脊。兩髀為脊

坐鍼針治。緋音緋絨音絨絨音絨。足以餬口。鼓篴音鼓策音策播音播。其間音間

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

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

其德者乎。支離其德者不自見不自伐。裁其用於不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

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聖人可

無道。聖人生焉。聖人全其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金

莫之知載。受禍重於地。禍謂世亂莫之知避。已乎

秦漢采  
雨華語意  
不少但如  
南華借經  
設喻不顯  
前轍而愈  
羽之福

莫之知載。受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



山木四句  
皆云美求  
用以招禍  
忘者之譬

已乎臨人以德未始真始乎始乎畫地而趣不能成迷陽迷  
陽無傷吾行言自得其明不傷吾生全之行吾行却曲無傷吾足言退身曲全無傷吾  
之足可行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  
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也

內篇德充符第五

符應也有諸已則可以應諸外充足也德足於已則隨所應而應也

此借夫子  
尊王駘之  
言

曾有兀者王駘音臺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  
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即從者相若其半德從駘立不教坐不議

虛而往實而歸從之者虛而求見即充然有得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

成也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

往而見也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也但曾國丘將引

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音旺先生王也言其

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亦將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

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動不為之雖天地覆燼燼將不與之遺墜

死生亦大



矣五字乃也  
莊子中  
大條貫

審乎無假明也無所借也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命宰也宗始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死生如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

足猶遺土也佚土自墜落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口終身而未

心以其心存心而未忘其心得其常心死以異人何為最尊也音最之哉仲

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能止其心者則欲止

者皆就其求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惟松柏獨挺秀于衆木冬夏青青受

命於天惟舜獨也正惟舜性正其性命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幸能正其生以

為衆物所取正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圍守

此入所以從  
王駘也

六骸首身  
手足也

宗也夫保始之徵如八莽勇一以無俱將求名而能自要者

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

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音格登升而格至也言彼且待時而升至

道人也則從是也人之從彼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言人從之而彼

申屠嘉元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

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蓋羞與元其明日又與

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

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和且子見執政子產自謂也

不違也辟子齊也同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指伯昏之門固有執

政焉如此哉言此論德之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其

言



取求必求  
大其見識

此中大意  
喻人處世  
動是危以  
其得其義  
自有定命  
彼笑者怒  
者皆不知  
也

先已而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  
后人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  
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學先生以廣大聞見而猶出言若是  
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若是謂猶與堯爭善堯有德  
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言當計德以自反也申屠嘉曰自狀其過  
以不當亡者衆狀名狀也飾也人處元自飾其過不狀其過  
以不當存者寡不自飾其過而安之以知不可奈何知其元  
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諧之彀中中央者  
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  
矣我怫然音弗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言見至人知  
息其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  
怒

知吾元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  
外形骸之內謂以德相與也索於不亦過乎子產然

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稱謂善於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

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不曉而輕用吾身

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言則足未足以其德也猶有尊足者存有補意吾是以務全之

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

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

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

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



何實恭貌以學子為彼且蘄音祈祈以諷音諷詭幻恠之名聞音聞

也詭也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至人以名為已之累老聃曰胡不

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無趾曰天刑也罰之安可解

上三言元

皆而繼以

豐衣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者形醜焉曰哀駘它音臺丈夫

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

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口去

而已矣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望如

月望之望員足飽滿之義二句言不待富貴聲勢而自能利濟乎人也又以惡駘天下言可驚

和而不唱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遠累也且而雌雄合

此段借借全形以形容全德之義

乎前謂天下之人雌雄勝負比日未成也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

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

人也不至于其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

後應泥而若辭二句狀其無意於人國也寡人醜乎自醜其不若也卒授之國無

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即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是何人者也言彼何人而能令入愛亦若是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

純音豚子食音嗣於其死母者少焉音嗣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

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也純子乳於死母之前少焉皆棄之而走以為目之瞬不見已也形之疆不類已也是有其形者不足愛而使其形者真可

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娶音綬資則者之屨無為愛之



皆無其本矣

資者武士所造矣死用之戰死无勇妻將安施

為愛之哉其本者謂

娶發以足武為本故也為天子之諸御不瓜翦不穿耳取妻

者止於外不得復使

天子之御不前羽瓜不穿耳以破斂其全

手足不如是不足以乘至尊

形全猶足以為爾彼形全者尚

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

國惟恐其不受也是死才全而德不形者也不形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

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

規也求乎其始者也故不足滑和不可入於靈府靈府心也使之和

豫通心不動自然而不失於兌兌亦使日夜無卻其適日而

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適感而應之是之謂才

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水停其可以為法也則平

可為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謂全其性德不

形者物不能離去声不去旁即一而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

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

通矣至通至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

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聞德不形之風虽哀

也賤也

闔音企跂音支離無脰音脰說音衛靈公靈公說音悅

之而視全人其脰音脰肩肩脰頸也肩雍雍音盛太癭項瘻也說齊

諷咏此章  
莊之奇孔  
也至矣



人不忘而  
句絕佳即

孟子指  
不若人之

喻

聖人必有  
天游故知  
四者為吾  
里

此段承上  
無情之旨

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有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

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所忘指形言所不忘指德言此謂誠忘

也誠真故聖人有所遊天遊而心去為孽知孽為約為膠禮文

固德為接德為工為商枝葉為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

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化貝求四者天鬻也天鬻鬻為天鬻

也者天食音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

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不得無恥

乎小哉指形所以屬於人也音教音乎大哉指無獨成其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

以謂之人之形色貌皆自未始有始乎春皆通舟之即天舟之也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一尺之面容貌不周

莊子與惠子  
辦者作結

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

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益有餘也生理本自然

無有餘也不益生亦是因自然意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外乎子之神勞乎子

之精倚樹而吟行之也據槁梧而瞑槁梧几也天選去子之形

子以堅白鳴選任也天任子之形本无不足却不能因其自

也而強以堅白同異之力曉然鳴於天下何

哉

收法斬截  
此莊子筆  
之奇崛處



内篇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法  
天天法道也法自然也

此篇八章  
次第相承  
其意氣只  
是於性由  
人合天入  
于兩忘即  
所遇順逆  
何足介累  
惟天惟命  
師又何方  
乎故曰大  
宗師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  
天而生者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去聲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  
不知不知知人也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  
然有患未知有所待而後當去聲其所待者特未定也言待知  
當則天之所待于知者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  
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順其不足不雄成不誇其成功不暮暮音士  
而若然者無心于  
是莊子筆謀事若然者過而弗悔當去聲而不自得也過失也過而不自得  
悔當而不自得



勢

此即忘死  
主之說

有命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  
登假格於道也。若此，深造乎道也。即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  
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真人其性定，故息常  
也。故云：衆人之息以喉，衆人神不養，則心躁而氣興。屈服者  
其嗌益言，若哇。此息喉之喻，嗌也。哇，吐也。息，喉者，若屈服  
吞不下，吐不其者，與嗜同。欲深者，其天機淺。言衆人之息以喉  
出其狀如此。深而天機淺也。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世出  
即生也，入即死也。造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脩然，順  
化也。即死也。忘而復之，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往來終始也。受而喜之，受形固  
忘而復之。

之謂真人。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不以人力，

章中若然  
者三見而  
安頃得法  
便不見重  
盈  
此數語只  
重在無心  
上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頽頽，音仇志有主也。淒然似秋，煖  
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合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  
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  
非聖人也。樂物之得，所非忘樂之至人也。有親非仁也。知有親，疎非無天時  
非賢也。推測而知天時，非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利害不視，為  
君子行名失已，非士也。狗名喪已，不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苦  
喪身以失其真，是役人也。若孤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  
他陀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此段再奉  
古之真人  
而極言其  
形容以見  
為自意其  
適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義中立也若不足而不承不足自  
也卑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典容與也觚方正張乎其虛而不  
華也張舒暢也邴邴乎其似喜乎邴音丙崔乎其不得已乎崔  
意滴乎其進我色也意音滴濔濔乎其似與乎止我德也濔音  
也厲乎其似世乎厲音連乎其似好去聲閉也連綿密也未可制也未可制有連乎其似好去聲閉也連綿密也未可制也未可制有  
得之意得之意連乎其似好去聲閉也連綿密也未可制也未可制有  
也也連乎其似好去聲閉也連綿密也未可制也未可制有  
時時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謂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心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謂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於事也於事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謂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至此方發  
所以不悅  
生惡死之  
故

此數語言  
人皆知君  
知父而不  
知道之為  
大宗師也  
喻人處世  
而有為不

故其好之也一一然也其弗好之也一一弗好也其一也一一以同  
言其不一也一一以異也其一也一一以好也其一也一一以惡也  
者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音預皆物之  
情也情實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  
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人特以天為父而  
少不知父也少不知父也寄體之身而猶愛之而况其卓乎寄體之身而猶愛之而况其卓乎  
天之所子為愈乎已而敬君者多敬天者少不知君也天之所子為愈乎已而敬君者多敬天者少不知君也  
謂真君卓則玉皇上帝超形氣以獨存者也  
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呴音以濕相濡音以沫音不如相忘於



如兩忘而付之自然

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

走石亦可移舟亦可解昧者不知也睡者不知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遯藏

藏天下於之雖得宜而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

情也是天下之善藏而得特犯人之形夫人一犯而猶喜之

若人之形者萬化若人之形者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

計耶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故聖人特將心

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也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

化之所待乎又况大宗師者為万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者

夫道即大宗師有情有信情實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

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

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

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希音帝氏得之以挈天地挈

也齊伏戲音得之以襲氣母襲取而有之也維斗得之終古不

忒維斗四維斗星不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音得之以襲

崑崙堪坏焉夷得之以游大川焉夷有吾得之以處大山有

之神黃帝得之以游雲天湖上升之事顯瑱得之以處玄宮

之

絲揮道處  
最痛快

末句直推  
到大宗師



玄宮者人君恭禹音愚強得之立乎北極禹強北西王母得之

坐乎少廣西王母瑤池仙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

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

箕尾東維箕尾而比於列星

南伯子葵問於女偶禹音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

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乎和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

卜梁倚音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

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

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

三日七日  
九日不又  
強分辭不謂忘  
時一節高富貴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節耳

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謂澄

旦朝徹而後能見獨謂自見而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

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殺之而生生者不生生

而不其為物無不將也將謂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

其名為撓寧撓端也寧定也撓寧也者撓而後成者也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謂工文副墨

之子聞諸洛誦之孫謂苞終洛誦之孫聞之瞻明謂見瞻明

聞之聶許謂以言聶許聞之需役謂待時需役聞之於謳音謳

聞之疑始謂無始去玄冥聞之參寥謂無名參寥

此只闡明  
道可傳不  
可受可得  
不可見之  
言而撰出  
許多名字  
使人不可  
測識在老  
之文知此  
樣最奇







莊子內篇齊物論

鑄金之旨  
尤奇

到末只下  
六字文法  
何時晚化

孰能六句  
乃一章伏  
案下文皆  
發明之旨

以善我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鎮鐻音莫耶  
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  
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  
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寐謂生也遽謂死也成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  
无相與无相與相為於無相為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撓挑無  
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莫然有間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助其  
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户乎嗟來桑户乎而  
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猗者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

附贅奇喻  
奇世

若然三句  
收拾上文

歌禮乎一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  
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謂無德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  
不變無以命之命名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道之外者  
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  
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為友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  
生為附贅縣音疣音以死為決疣音潰音離夫若然者又惡知  
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假於異物便是異竟地水天風之論四大合而為身反覆始  
故曰托於同體雖肝膽耳目亦不知知即忘身之意  
終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人  
惡能憤上意自昏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示衆人之耳目哉



莊子內篇齊物論

大意重在相忘乎道

末四句亦憤世為直之論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即天刑之意不得為方外

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造為言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拘多少不相造乎

道者無事而生定隨分以為生無為而自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音問何以独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異方外之人而實同乎天即所謂與造物為徒者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以為君子人以為為小人人也以為為君子乃天以為為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美魯國蓋高也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也恠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生之道進於

且方蜀正不知之化意

知矣知謂知夫知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簡猶也夫人進入于名相之中則當變煩就簡返於太僕而人之情有所不

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不知死故不就先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若

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有駭形者喪之容也死損心

無精死非死也歸也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以然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且汝所以怪之庸詎知吾所

莊子



夢魚夢鳥  
只是前篇  
化蝶之夢

適傷六  
即前所理  
撓恍无極  
仿徨塵垢  
之外者

謂吾之乎焉知吾之所見且汝夢為鳥而厉乎天夢為魚而  
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歔  
笑不及排造適者適意之盡也不及笑者不暇及於笑也安  
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去其安排人力之私則化而入于天矣寥天一即天也道也自然也  
大宗師也造物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教也意而子曰堯謂我  
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也別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只音只  
夫堯既黥汝以仁義而黥音汝以是非矣黥謂占汚也謂汝已被他教壞了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  
遊其藩籬許由曰不然夫育者無以與音頽乎眉目顏色之好

黥刺字

四句正祭  
明大宗師  
之道

此段借  
以形容

賢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美之失其  
美挾梁勇士之失其力黃帝之忘其知音皆在鈗鑄之間耳鈗鑄  
伏云陶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祈我黥使我乘成  
行其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  
師乎吾師乎師也整音萬物有時鉗杀万及萬世而不  
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  
所遊已吾之所遊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  
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礼樂矣曰可矣猶  
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然



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体黜聰明離形去知音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無常謂心無所住而果其盜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此段只言  
窮達有命  
撰出這般  
說話直覺  
奇絕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歌者其詩焉言其歌不成頃端也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得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 內篇應帝王第七

此篇以應帝王名者言帝王之治天下其道合應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悟其不言之意

也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

氏古帝王號有虞氏其猶藏也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

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徐徐徐也于于自得之貌一以已為馬

一以已為牛從人呼馬呼牛皆置不問其知情信也其德甚直而未始

入於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人何以語汝曰告我君人

者以已出經式義度經之式義之度皆所以正人也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

前日出於  
非人后曰  
入於非人  
看他下字  
何等精微



此段主音只在無為自然以不治治天下

接輿曰是欺德也欺德謂其為性已遠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

而使蚤負山也蚤音文涉海不弱鑿河難成蚤負山則不勝任夫聖人之治也治外

乎治外化人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能其事盡此自然之事也且

鳥高飛以避矰矰音增之害鼯音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

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言有迹不自累其知不如二虫也

其曰無名人便見前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

人所稱皆

為天下無名人曰夫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言何不適然

是以實已

下為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厭音人則又乘夫莽眇之

說故后扁

鳥指虛無之氣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墻垺之野

有寓言重

汝又何帛音藝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

復問無名人曰汝將心於淡無擾也合氣於漠無聲也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謂敏捷也物徹疏明學

引物之以

道不勸倦音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音

才美累負

技係胥技皆廢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米人獵

治天下出

狙之便捷音執殽音狸之狗來音米人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

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

不自已化施音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所有大使物自喜

其樂物自得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



此自立於  
不測時於  
何有生下  
音素荒  
人心有所  
主故人得  
以名相測  
之說出靈  
子一段以  
見聖人之  
所以不可  
測者遊於  
何有也

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之而走畏其言之列子見之而心醉  
服之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  
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也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佳  
而無雄而又奚郊焉雄明也雄明也無雄矣知者言不得雄  
而以道與世充必信夫言汝未得道乃欲以道自故人得而  
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恠焉見濕  
灰焉見壺子有墨灰之色而遂以為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  
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震動也正預  
孟子養氣章勿正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地之者地主靜示以地文者  
章勿正也

遇我有疾  
句傳出行  
術人的話  
頭最為

不正是子成見吾嘗入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杜閑之德机耳  
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廖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  
權矣於杜閑之中而動机微露故謂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所謂真人之是

殆見吾善者機也天壤者天主動示以天壤者外則名實不  
善端微露之机耳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

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

子壺子曰吾鄉示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太冲莫

和之氣无偏勝也示以大冲莫勝則半動見壺子之審為淵止

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鯢恒也審

鯢恒之審  
一段抑黏  
三段意



當作審米汁也水成淵又有泡沫浮于水面如米汁也  
水之審為淵者上面雖水而水下頭水却停蓄也  
水之淵以流水之處皆謂淵有九名此處三至其未  
善者机魚淵水不動有鮑桓其中便靜中微動也  
淵以况太冲莫勝焉氣机水上一半流下一半上流  
止各半  
大冲衝氣之喻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  
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  
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宗即大  
吾與之虛而委蛇已音後委蛇順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  
因以為波流類乘吸流模故外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  
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饅事不知有食音司不如食人已不知有  
於事無其親人事不知有彫琢木朴十朴以塊然獨以其形立

然無情無為之貌紛而封哉紛元也對外開也紛而封哉  
哉一以是終終身以此

無為名尸謂之為無為謀府府之為無為事任無為知體主  
體盡無窮而時無朕盡其所受乎夫而無見得亦虛  
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制物  
而不傷  
南海之帝為儻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儻忽  
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行之甚善儻忽謀報渾沌之  
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  
竅七日而渾沌死渾沌死也

此段只說

此段只說

此段只說



李九我評

九又字最着歸結處如南華內篇七篇每一結得好見道  
選道之無所可用齊物論之夢覺養生生之火傳人間世  
無用之用適充符之堅口鳴大宗師之命也夫未高之終  
忽渾沌復結以七日而渾也死如此机軸是標解登壇者  
所當究

刻三元品彙莊子南華全經句解貳卷

會元 九我 李廷機 爾張父品選

解元 袁一 李光縉 宗謙父彙正

經元 鰲海 陳榮選 克舉父句解

外篇駢拇第八

內篇七篇莊子有題目之文也其言性命道德內聖外王  
倫矣外篇則標取篇首兩字而次第編之蓋所以羽翼內  
篇而盡其未盡之蘊者

此文直敷  
衍休

駢拇音母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駢連合也拇足大指也枝  
岐出也指手指也侈於德

謂非人所同得者附贅縣疣音玄出乎形哉而侈於性贅余肉也疣  
贅三也侈於

性謂非本末之所所有者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



連下四個  
非乎而文  
法錯落特  
甚

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技於手者樹無用之  
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  
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  
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  
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濯德塞性擢拔也塞  
如塞源之塞言拔其德之  
卓者而塞其性之流者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  
之法非乎而曾史曾參史魚是已駢於辨者繫結繩謂散髮腐齒之意言無用之言以無用之言相惟奪言也竄句結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散跬音屑音無用之言散跬屑皆曲如  
謂散髮腐齒之意言無用之言以無用之言相惟奪言也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

高收結

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正正字承  
上至正字  
引下

莊子所言  
仁義與孟  
子不同學  
者當自辨  
之

此復以手  
足起喻

高目字下  
得新巧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無所謂而枝者  
不為技無所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無所謂是故  
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  
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謂當各適其商也意音噫仁至我其非人情乎波  
仁義何其多憂也今之行仁義者何其多憂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音之則啼二者或有  
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高目而憂世  
之患高目者半閑其目獨生憂患之意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嚚嚚也嚚嚚也離

意之



莊子品類

北又生一  
意言天下  
無庸必  
家繩束之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

常然數語

天下有常然即同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

與合者不  
為辨以下  
意同

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繆音索故天

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小惑二句  
借上句以  
形下句

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繆索而遊

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矣

夫小惑易方四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仁

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

傳室讀書

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

二事之美  
惡不同而  
亡羊則均  
此喻最佳

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

殉一也

臧與穀二人

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捋荻音讀

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塞亦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

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

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

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

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小人焉若其殘



聞彼見彼  
此一彼字  
不具無下  
禪家所謂  
幻花又生  
幻果便身

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聞哉  
且天屬<sub>也</sub>其性<sub>也</sub>乎仁義者雖通如魯史非吾所謂臧也屬  
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sub>俞兒土別湯湯之水</sub>非吾所謂臧  
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  
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  
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  
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  
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  
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  
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

伯夷是同為淫僻也<sub>不得本心而馳騁焉</sub>余愧乎道德是以上  
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外篇馬蹄第九

此明言外  
物皆能為  
自累之音

此以伯樂  
治馬爲喻

前言二三

後言過半  
文字華富  
如美飾然

此以陶匠  
治埴木為  
俞

數語惣將  
上意又起  
下意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sub>紕音</sub>草飲水翹足而陸此

馬之真性也。唯王居有義臺路慢也。無所用之。及至伯樂。伯曰。

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各音絡之音剔之音治連之以羈

馬糾音机注絡首是也編之以皁械音皂戔槽盛也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

之涓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檄音飾之患馬銕曰飾而

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

器陶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

繩夫埴水之性豈歌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

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寫出至德  
之世其景  
象若畫圖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  
德得于天者固然一而不黨結一而不偏黨命曰天放命曰安樂于自然之中故至德  
之世其行填填音田滿足意其視顛顛直貌視當是時也山無蹊隊  
路未澤無罝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  
通也

路未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通也

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音規夫至德之世

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

德不離乎無欲是謂素樸太素素樸而民性得矣

及至聖人整簪為仁整簪音撇跼蹐音弟岐立不安意為義而天下

始疑矣。澶音漫漫汗漫也為樂。摘屈曲也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

純樸不殘孰為犧尊音希尊刺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

此處言雖  
不經其文  
亦奇

四句摠收  
上文

腹翻說馬

聲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踞馬知  
音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以車上之物所齊之以月題頭上額鏡如月

也者而馬知介倪而睥睨也。睨立也。倪睥睨也。睨立也。閨音扼。輶音曼。曲

曰閭馬頸曰拒曲其頸以拒人不危街竊纏說街者詭受其  
受剗勒也也擄得擄也曼奔突也街竊纏者偷竊

其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盜言匪之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

之時民若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嘻鼓腹而遊民能

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

A close-up, vertical view of a heavily damaged, aged wooden strip, likely a book binding or a piece of wood. The wood is dark brown, heavily stained, and shows significant decay, including deep cracks and missing sections of material. The texture is rough and uneven.

此一段又  
是把前頭  
許多說話  
翻做數行  
中間添得  
幾句愈見  
奇特



以慰天下之心而民始踴趾不安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  
此亦聖人之過也

外篇胠篋第十

看此篇文  
法開闔處

將為

去聲

胠

音祛

篋

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縻

縻

也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令人讀之  
豁然

也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看此篇文  
法開闔處

將為

去聲

胠

音祛

篋

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縻

縻

也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看此篇文  
法開闔處

將為

去聲

胠

音祛

篋

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縻

縻

也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看此篇文  
法開闔處

將為

去聲

胠

音祛

篋

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縻

縻

也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看此篇文  
法開闔處

將為

去聲

胠

音祛

篋

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縻

縻

也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看此篇文  
法開闔處

將為

去聲

胠

音祛

篋

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縻

縻

也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看此篇文  
法開闔處

將為

去聲

胠

音祛

篋

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縻

縻

也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固

音固

為

音固



心亦依稀  
乎麟經之  
旨者

此處升平  
前情語以  
起下文

盜有五者  
此南華放  
論處

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  
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

田成篡齊以私量貸公量便是  
以聖知之法濟盜賊之私者

其盜賊之身乎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  
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  
干剖萇弘胞音以分裂也音以分子胥靡也音以分故曰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妄  
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  
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  
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

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培擊

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

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

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利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

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

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

者誅小盜竊國者為諸侯大盜誅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立國

愛人利

物為事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形容聖人  
起盜處深  
婉可玩



此言盜之不可禁皆聖人使去

此段以論六憤世之詞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逐言

去之也揭昭揭也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使不可禁言不是乃聖人之過

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

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也示天下也天下也聖人之法惟聖人用之則

示天下則人得而竊之故曰國之利器云云

故絕聖棄知去聲大盜乃止適音王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

而民朴鄙音倍斗折衡而民不爭殫音天下之聖法而民始

可與論議

擢亂六律抽取六律之管鑠音絕竿瑟鈇絕謂焚而棄之也塞瞽瞍之

承上文殫殫聖法之意而備論之

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

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音擢列工倕音之指擢

其指也工倕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

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玄同同

也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不鑠者不見可人含其聰則

天下不累矣不累者不聽是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

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

其德殺心而以燭音樂火音亂天下者也法法正之所無用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

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



此下又是  
上篇山無  
卷中抽  
出來做話  
頭

以下俱指  
好智之生  
亂

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其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  
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之時  
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  
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  
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譏  
自然則天下大亂矣

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車網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  
鉤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柵羅落置罟  
音能浮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而為毒謂難  
也堅白解詁詭曲之詞云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

道遠近口  
是之問棘  
也是已起  
語也此口  
三代以下  
是已結語  
也起結語  
與同一机  
軸  
只結詩吟  
字樣得閑

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務歟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所已  
然易皆知非其所不善見在人不是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所已  
為是者也是以大亂故上惇日月之明下燦錄同山川之精中  
墮四時之施喘與之蟲與音軟喘更肖翹輕飛也之物莫不失  
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  
種慈實之民而悅夫役役務外作之伎釋夫恬澹無為而悅  
夫惇惇之意惇惇請詩已亂天下矣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

在者優時自在之意  
有者寬容自得之意

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

恐天下之淫其性也

有之也者

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

淫其性不遷其德有

何用也

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

天下欣上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

恬靜也人性上不可添一  
字人而樂其性焉是不

恬也

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上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性上不可添一苦字人  
而苦其性焉是不愉也

天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

久者天下無之

人太喜邪毗於陽

毗益也  
余之疵

大怒邪毗於陰上陽并毗四

時不至

四時不調

寒暑之和不成順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

此段文氣  
滂沛又見  
莊文疏利  
處



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失其中道而無條理於是

乎天下始焉詰詰音矯卓犖音至喬好高詰煥而後有盜跖曾

史之行故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

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凶亡音焉終以

當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而且說音悅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即是淫於聲也有聲有也出於天性

加以聰听明說仁邪是乱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天德

察則為乱說禮即是相於技也相助也技謂技而也說樂邪

是相於淫也淫謂放荒長乱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藝謂才藝蓋世有以多去為不者

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疵謂疾病知詐漸毒則疵病漸多天下將安其性命之

此又言性命之清為聰明至知仁義礼乐之所乱

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

乃始鑿音倉卷音囊聲音聲倉音倉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

始尊之惜之音信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過

亂也言豈但涉乃齋戒以言音誇之跪坐以進之晚坐致其恭

弟子受於師臣子獻於君鼓歌以儇之咏嘆鼓舞極其愛慕也吾若是

何哉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也而後安其性

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

下則可以寄天下以其身之可貴尤貴於為天下故君子苟

能無解其五藏解分解也即支離無摧過用其聰明尸居而

居尸居二句

不得已三字使有天

齊戒以下其言其或



理到而文  
六奇

龍見尸居謂居如尸也淵默而雷淵默不言也雷神動

而天隨天理隨之從容無為而万物炊音次累焉累者微塵聚也必其熏而

上蒸之義万物炊累言万物同此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何暇

天知自作自息若微塵之自動也

此一段摸

寫人心最

為奇妙把

孟子出入

無時莫知

其御合現

便見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減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

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排抑之也進引進也言人心一為人

則希上下囚殺上下無常日夜相前其淖約柔乎剛強

淖約優美貌柔側媚也言必務為廉剴廉剴雖琢正之氣雖琢殆

儼美之態以側媚乎剛強之人其熱焦火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寒凝冰

其疾倏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疾倏仰之間其居動也淵而靜其

動也縣而天縣音玄縣隅如天僨驕僨驕忿戾而不可係制者其

惟人心乎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音跋無

此段撓人心句蓋舜到黃帝堯舜身上来肉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音苦其以為仁義矜其血

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言堯舜為仁義以撓驩堯於是放

驩堯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音流其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

也此以刑戮威夫施也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

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跖上有曾史上焉者得行仁義而儒墨畢起

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誡而天下衰

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爛漫焚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



上下兩甚  
矣字却不  
同皆是奇  
筆處

去聲之不為析楊接榘也接榘音接習析中橫木也至智為析楊中接榘言析楊曰至知而設也

仁義之不為桎梏音銳也梏音周也音鑿方製桎焉知曾史之不

為桀石噉音矢也桀借曹史之說以自文而為害是為之噉矢噉矢今之嚮箭行劫者之先聲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山名之

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

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苟官陰陽官謂主宰而調燮之以

遂群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

欵官者物之殘也造化有自然之理有心以官之則為物之殘害矣以自而治天下雲

氣不待族也聚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也消蝕

笑而侮人之心翦翦便捷貌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茆音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

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

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

吾欲取天  
地數語便  
足致中和  
的事



分明寫出

至道

無遺

前言乃可

長生神也

此用功也

第廣

文法瀟灑  
頓挫

我守句又  
為証

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可窮至道

之極昏七默七微不見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兀靜元

清無勞女形無挫女精乃可以長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

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慎女內握固其精神也閉女外閉鍵其三日也多知為敗思慮也我為女遂

於大明之上矣太虛也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

明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人身言官司其

我守其一以處其

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合一天廣成子曰來余語

女彼其物誥道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

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三皇無為失吾道者上見

光而下為土月見土壤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

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

與天地為常當我緼緼者遠我昏乎我而來者我不知其夾乎

我不知其去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雲將雲將扶搖東將過扶搖之枝扶搖也而適遭鴻濛鴻濛氣也方將將

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儻然立贊然贊然拱立貌曰叟何

人和叟何為此鴻濛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

願有聞也鴻濛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

皇下見光  
為土字下  
得無巧

此正谷所  
以長生之  
意

雲將扶搖  
鴻濛撫是  
寓言



這一段難  
撰問答便  
是傳灯錄  
上說話

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  
柰何鴻濛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  
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濛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  
天忘朕和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問於鴻濛鴻濛曰浮將不  
知所來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執掌紛汨之貌  
地者若是乎紛汨然真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  
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  
言言我也聞猖狂之教自以為猖狂矣其如民所隨往何我  
言也不得絕去乎民而今為民所則微也願得一言而治之  
乎鴻濛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玄天猶云於穆也  
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鳥夜宿不鳴曰夜鳴即夜驚也灾及草木禍及昆蟲

噫治人之過也

不曰養心  
而曰心養  
當仔細分  
別

雲將曰然則吾柰何鴻濛曰噫毒哉僊僊也乎歸矣雲  
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濛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  
自化墮爾形體吐不留爾聰明倫與物忘倫沒而共大同乎  
淳溟大同乎未始解心釋神莫然無魂旋然立萬物云云衆  
也各復其根本原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離不  
道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有知覺無問其名無分無闕其情無好  
惡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  
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



自此以下  
至末乃莊  
子自鋪說  
一段

其存人至  
喪矣決言  
其無成而  
有喪  
承上有土  
字發下言  
獨有之人  
不可與有  
大物者同  
日語

歆之異於已而不歆者以出乎衆為心也言心歆出夫以出  
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所聞必衆人不  
如衆技衆矣則在不若衆而歆為人之國者此攬謂攬乎  
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  
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  
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即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  
物故能物物能主張綱維乎是物也謂明夫物物者之非物  
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  
是謂獨有有至無也獨有之人且謂至貴

此段起  
一頭項立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不可應之盡其所懷為

天下配盡其所懷即無隱也處乎無響寂以待行乎無方

化也因人變汝適適天下而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復末也之往也

極也撓挑無出入無旁獨往獨來無與曰無始悠久而論形軀

合乎大同夫真常而不變者道也此道合真則形神為之大

同而無已大同寧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無已惡得有

者觀有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昔之明君聖輔以仁義

生有則会有有變滅故因單損益與時推移若觀天地萬物

以無為宗則天地之友也此非獨有者孰能與於此哉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萬物雖賤莫非材卑而不可不因者

民也兆民雖卑莫非我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事雖微匿大

皆分之當為



承上觀有者不為親无之說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法雖粗迹然皆所以遠而不  
可乎無為三故不可居者義也義之分別視仁則遠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特許言有仁主屬視義則親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主節制節則  
無道器如如厚無已故孔雖節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德則中矣而不可  
不相離如庸中而高焉則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道則一矣而不可  
此然皆相日惟以崇德矣易以從道矣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天則神矣而不可  
矯之詞耳焉則盡人以合天矣

此下正言聖人有為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謂不助成於德而不累無心出於道  
而不謀變易會於仁而不恃會同薄於義而不積薄逼近也  
中之無為象應於禮而不諱諱者拘接於事而不讓規無心齊於法而不

亂無心更張恃於民而不輕不輕身因於物而不去不徇物物者  
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  
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  
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  
不可不察也

到此分明  
說破道字



外篇天地第十

世言王者  
法天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皆見元氣万物雖多其治一也

雖眾其主君也

皆統之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君王万民非德无以出治非天

无以成德故原於德而已故曰玄古遠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

德而已矣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稍謂定而人以道觀分而君臣之

義明

上下位而事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大小異職而天

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物各有對而天

故通於天地者德

也

命之正行於萬物者道也大之理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

藝者技也技無於事事兼於義義無於德德無於道道無於

四句最妙  
語亦純粹



天並其合而一之義分

故曰古之畜養也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

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外一理無心得而鬼神

服無心道之自去也

以下用二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創

其心焉其知竟也

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

物之謂仁不同同之異者

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

同皆倫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大小各

德成之謂立循於道

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全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謂此萬物

事心之大也遺

沛乎其為萬物逝也無窮也

藏金於山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

衰大不帶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不以王天

下為已處顯下而所謂有天

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若天

則有之其明之謂死生雖大亦視之若一矣

而歸之一理

夫子曰大道淵乎其居也音平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

故金石有聲不考也即

不鳴萬物孰能定之金石之鳴自然之

亦天機也即是而觀道俱兩在

鳴者是道考者是他聲當同金石

定在虛空考之何以不鳴定在考者他聲當同金石

無聲直是未能定得

夫王德以德而王

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以朴素往而耻立

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也

有物採也感之故

此段各言王德之人

之故



語最精妙

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非自得則存形窮生存我之形立  
德明道立吾之德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首勃然動為  
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結以六字  
不結而結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  
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明焉故其與  
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要宿有大小長短  
脩遠言大小長短遠近無所不且即時中之意

此段見道  
非聰明言  
語可求只  
在無心得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音帝遺其玄  
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  
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玄珠有道也知知識明察也與話  
言詳也象罔無心也無心者乃可得道

段段是撰  
出愈出愈  
奇中問下  
一箇彼且  
七箇方且  
古今那得  
造紙文字

先之師曰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  
師曰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配天言為君也吾藉王  
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音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  
智給數音以敏其性過人而乃又以人受天修人事以應天理彼審  
明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  
天以人而勝天方且本身而異形後人方且尊知去而火馳尚  
而急方且為緒使從此天下方且為物絃音絃使民受束方  
且四顧而物應大道靜而應物四顧而方且應衆宜道無心  
應衆宜則有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未始有恒失其常性也夫何足



雖然一轉  
言亦有可  
事處

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必尊於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  
為衆父衆父父則祖也言缺之才亦能首出故可以治亂  
之率率謂連率言其足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言君  
之適以禍之南面之適以害之耳蓋君道無為臣  
承君之令而致之民果於自用信乎其不可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

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富壽多男子

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

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

上言壽富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

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八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鵠音居居

擬此一段  
以見聖人  
不累於物  
上言壽富  
多男子下  
即說壽

執後其  
詞又多此  
亦文之机  
軸也

而穀音食鳥行而無彰鵠不擇居穀不擇食鳥行虛空天下

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音問音千歲厭世去而

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三患即佛氏所謂身常

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

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

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

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

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形自此立後世

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音行邪無落荒廢吾事佶佶音邑壯

此段言世  
變愈下

此段言世  
變愈下



乎耕而不顧

此段究極性命根宗而示人以反還歸復之要泰初有無造化之初所無有無而已無有無名無所謂有也無一之所起

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夫有自無生者也無與有對

形者未形即無之有便成箇一了之一之所起必有一有對彼一無則

有分且然無間去謂之命不窮且然無間則謂之天命留

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留寄寓也造化之理寄寓運動

正則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而其視所言動

則有自然之儀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至則同於太初同乃

虛同於太初乃虛乃大無不容納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

合故合喙而鳴喙鳴而合一如鼓音之其合縉縉若愚若昏

天地合德者其合是謂玄德同於大順是謂玄妙之德而然若愚若昏

此段措詞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上不可然不然苟同

繪句迥出於衆辭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我分辦之言曰雖不一矣而

思慮之外也所謂不食乎若懸天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

烟火語者字之間官者易謂更番直事係謂居肆計功勞形怵心者也執理之徇成思

後徂之便自山林來捕而來丘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

不能言即性天道不可得聞者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

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世無其人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

即窮也此又非其所以也其所以為也不治在人而治則

達



我無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此段狀二

蔣闔勉音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

人言貌宛

告矣未知中去聲否請嘗薦陳也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奉也

若目擊且

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安也季徹局局然笑曰苦

理淵詞峻

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轍則必不

秦漢而下

言有心之

室道

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

其景物以示於人人皆悅之往而投跡者衆矣蔣問勉覲覲

其風也風畧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轉移民心使之

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去其有為也進其獨志進其獨志若

之練而于

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

溟然第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以堯舜二字即高下意言豈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圃之

者鑿隧為水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

寡力貌子貢曰有械機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

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觀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

重前輕挈水若抽也數音逆如洗音逆湯其名為槁音逆為圃者

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

此數句形

容得信桿

較好

此數句形

較好

此數句形



精語

用字奇

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純一不備純白不備則  
 神生不定靜不能抱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  
 而不為也子貢瞞音然慙俯而不能對有問法為圃者曰子  
 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  
 于貌自大以蓋衆蓋高出也獨弦哀歌喻人莫知以賣名聲於天下  
 若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  
 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落吾事  
 子貢卑陬愧而失色音旭項項音旭然不自得行三千里而後  
 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  
 見不自天邪不自反言不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

文字密遠  
特甚

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  
 人之道今徒不然道不執守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  
 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  
 之托其生於世雖行曲人汙乎淳備之矣辛乎純白功利機巧  
 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  
 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恍然不  
 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  
 民風波言為世所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大脩渾沌氏之術者也渾沌  
 古之君先乎識其一不知其二守其一而治其內而不治  
 道德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心不二維而治其內而不治



其外存本心而不役外物夫明白入素明白則可入于素無為復朴無為則復歸自然之

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此將固驚之耶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淳芒將東之大壑即大海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

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

橫目字下得奇

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

願聞聖治淳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官無私拔舉而不

失其能供野無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而人各歸其情矣行言

自為而天下化所行所言皆以自為子撓顧指至其手隨所

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德人比之  
聖治萬一  
層矣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戒是非美惡四海之

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音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

也恍乎若行而失其道也失其母不知其所依失其道不知其所歸也皆言其無意人世也

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来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

德人之容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神之上者乘日月此謂

照曠所照遠致命盡情致天之命而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天地同樂

而萬事萬物復情于物復理此之謂混冥混冥者約其情使復歸於性也

門無鬼曰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

氏乎征伐不及故雖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



此段言象  
不正譬喻  
有等

治之耶其乱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  
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音也而施音筆也音婦人  
者病而求醫有虞氏之藥瘍也施音筆也音婦人  
者也孰若無音也孝子操音平藥以脩音也慈父其色音然則有一治之  
矣猶之孝子操藥以脩其慈父其色然則有一治之  
不善也孰若子之無心與親之無事之為愈哉非聖人羞之  
羞之者恐其心之將日  
勞而事之將日煩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音也枝民如野鹿音也  
欲之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  
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音也不以為賜是故行而  
無迹事而無傳音也

此段見人  
不可苟同  
於君親尤  
不可苟同  
於世俗  
微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  
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  
俗謂之不肖臣而不知此其必然邪音也未音也知不諛諂者  
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音也諛諂之人也然  
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音也而善之與臣子之諛諂何異而  
友不以導諛之人目之則俗之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  
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音也終身諛人也音也  
則勃然怫然作色音也而終身道人也音也終身諛人也音也  
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音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  
者致為潤色之詞以使入易听此雖  
足以聚眾而始終本末多不相掩



致為發自  
憤排而文  
轉亦

連上十二  
惑字不亮  
重疊而金  
見其妙

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  
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  
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  
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  
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有所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大聲古樂

不入於里耳析楊皇華

俱里巷名曲華音花則嗑然而笑是

故高言不止

也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俗言勝則至言隱矣

以二年鍾惑

鍾當作垂鍾謂惑而不前坐垂其足也

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

天下惑予雖有所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

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也

求不推誰其比憂下無人矣

惟其與我  
同憂哉

厲也

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人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

以上面大  
惑二句又

已也百年之木破而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

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

均一木也逆則為犧樽而加文采一則謂溝中而汚泥塗

同質異遭美惡固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此皆是弄  
筆要

而與魯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

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

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

亂耳使耳不聰

三曰五臭熏鼻困憊

音中去聲意中願言氣

味上達於

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

濁汚也厲爽失也五曰趣舍滑

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

二氏之學正乃始

離歧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

夫彼所謂得者可直以說自困耳

詳言失性  
之端



意未最深

長

文用致擊  
體熟之可  
以鼓舞等  
端

以為得手則鳩鵲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

且夫趣舍聲色以其趣舍形以柴梗也其內皮弁音弁冠音冠櫛音櫛也

笏音笏綃音綃脩音脩以約束也其外內支盈於柴音柴柵音柵交音交盈音盈如柴音柴柵音柵然

外重音重墨音墨繳音繳文音文自音自繩音繩縛音縛以音以礼音礼皖音皖皖音皖然在於纆繳之中而自以為

得則是罪人交臂束也手歷指縛也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

矣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三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聖五帝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自

於帝王之德者六通明辟言東西南其自為也昧然無不

靜者矣六通四辟明也明以暗為基故聖人之靜也非曰

靜也善以靜故靜也萬物無定以鏡象音鏡象同心者故靜也水靜

則明燭鬚眉平中去聲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

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定而道德之至至故帝

王聖人休焉休是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純實之中虛

此段主意  
却在靜上

聖人字  
總是靜意



上句發了  
虛則實下  
句又言虛  
則靜便是  
動靜互根  
意

詞理堂暢

此下說主  
靜之德

既曰天和  
人和又曰

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動無不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  
責矣各任其事而盡其責無為則俞俞安樂俞俞者憂患不  
能處也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  
此以南鄉聲去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  
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有德無位者之道也以  
此退居而間音開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  
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靜而聖動而王靜聖動王即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  
與之爭矣夫明白曉然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  
天和者也天和炎天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人和與人

得天者  
故元氣  
三軍勢大  
拒如此

取自足  
議論不易

典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  
師乎音聲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  
不為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行天理其死也物化隨萬物靜  
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  
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  
鬼不崇音碎鬼出而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  
推於天地通於萬物以虛靜之理行于此之謂天樂天樂者  
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以畜天下即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



以無為為  
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洛鐘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日說暗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成天下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使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此句古之帝王此天  
地同德

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洛鐘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日說暗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成天下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使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

意

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甘苦始也倒道而言迂也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

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本萬物自寧而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

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



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  
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孔子魯人也西往於周欲其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

聞周之徵藏徵藏周之史官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天子欲藏書則

試往因因依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音

謂反覆也十二經以說音老聃中其說言味曰大謾汗漫願

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

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

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物為性

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幾乎後言淺近之言夫兼愛

以敘事起

此言仁義  
之性情

必自無為  
有為仁翻  
出本末二  
字

此又自先  
字從字居  
下意承

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数刑名比詳

比類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經隆

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

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

女從夫先而婦從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天地自然故聖人

取象焉象法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

序也萬物化作萌區萌芽有狀盛衰之殺殺謂各有次第也變化之

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

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亦天下自語



道而非其道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

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即名次之形

此段有言為治之序凡有九等

名已明而因任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則先去次之原

省已明而是非是非別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

而愚知處宜處宜當貴賤履位履位宜其位也仁賢不肖貴賤履位履位宜其位也情實

允分其能允由其名循名責實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

此脩身知謀不用允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

引書節演上文餘

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

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夫

其牧養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

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上聲德而行循道而

文法根據

趨已至矣又何偈偈音乎捐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

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

來願見百舍重平升音綱足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

喻可

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妹與暗同暗也餘不仁也生孰不盡

於前而積歛無產生物孰物在前者用之老子漠然不應士

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止卻心



叙老子語  
如耳聆

善形狀善  
糖點所以  
為丹青以  
筆

資何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其止昔者

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

之名而不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服行也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漸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

崖異然而目衝然衝突也而顙顙音仇顙中央廣然而口闕然

之狀而狀義然嚴毅也似繫馬而止也言止如繫馬身受動而

持動則持持發也機發而中括敏察而審同審而知巧而觀

於泰慢自恃其才能而驕凡以為不信凡此十者皆以邊竟境

有人焉其名為竊過微之外有此人焉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無窮也於小不遺故萬物脩廣廣乎止

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

能定之夫至人有世有天也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

奮揀音而不與之偕奮而執天下之權審審信也乎無假偽也而不

與利遷極物之真寔極萬物能守其本能守其本故外天地

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也仁義賓

禮樂禮性為主而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

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

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音已夫桓公曰



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諒之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  
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滑而不固疾則苦澁而不入不  
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分存焉於其間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  
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  
古人之糟魄已夫

外篇天運第十四

數行句  
情色皆  
先子前无  
古人后无  
來者

本音只  
順字便見  
造化都不  
可測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sub>性</sub>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  
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音著其有机織而不得已邪意者  
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  
孰居無事澤染而勸是孰<sub>意</sub>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  
上彷徨<sub>有時而上</sub>孰嗑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以  
巫咸<sub>音</sub>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sub>六氣五行皆</sub>帝王順  
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sub>九州</sub>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  
載之此謂上皇

南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



詩閑小、  
磨啗六自  
奇特

一節高一  
日此老筆  
法例如此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  
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敬孝則用忘以愛孝則用志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  
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無忘天下難無忘天下易使  
天下無忘我難夫德遺五堯舜而不為不自德也利澤施於萬  
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心蹟歟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

不着无迹  
有心不着  
无心

此段把示  
來據撰一  
項說話文  
荷而置玄

忠信自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相勸勉以自若而已  
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屏去也至  
何耶至顯名譽并焉何耶名譽我是以道不渝不變也即所謂常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  
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神口刀不自得日其帝  
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事徵之以天野行之以禮義建  
之以太清太清者聲氣之元也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  
行之以五德貌言視應之以自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既盛復衰洪序一  
清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如阴阳之調和而蠶蟲始作

清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如陰陽之調和其  
聲流動光料

而音蠱音蟲始作



世受刑器  
高明之示

吾驚之以雷霆又如蟄虫將奮而吾驚之以其卒無尾不隨之  
其始無首即之不見其首一死一生一償止一起所常無窮化  
常无有而一不可待一即一死一生一償一起之女故懼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  
柔能剛變化齊一言同一不主故常言愈出在谷滿谷在坑  
音滿坑言充塞守神以物為量金卻守神者寧一心志與  
去而轉之乃以審音律之即奏以物為量之即奏以  
修揚奔越綽乎其寬是故鬼神守其幽安謂鬼神日月星辰行  
其紀順軌也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言其止之於無  
流之於無止又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  
似乎不止焉

物情此  
數句形容  
給足

世受刑器  
高明之示

之而不及也儻然自失立於四虛即太之道倚於槁梧  
而今目知去聲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逐吾既不及已矣形  
充虛乃至委蛇吾既不及已矣言子既追我弗及已矣則  
虛空弛放而不女委蛇故怠  
奏之以無怠之聲無怠不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  
叢生混逐如禽獸之類叢生如草木之類言樂之无相奪林  
樂錯而無形林然同樂而布揮而不曳布散揮動而幽昏而  
無聲出、昏、又若無動於無方居於窮宣或謂之死或謂  
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華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皆  
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達樂之情而順於  
自然之命者也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順自然之命則如人天執不動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悅音故有炎音氏為之言五官之司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音裹六極各效其哉女欲聽之而無接焉法欲聽之耳無接也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

故崇懼故樂又次之以怠故遁之德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愚或則樂愚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去為奚如師金

曰惜乎而夫子其勞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此段六喻結死痕迹而又不字精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

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爇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况且數寐音焉芻狗吉

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祭天鮮取之勿祭則棄之禮也若復取而奇之則惑今而夫

食苑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音邪今而夫子取先王已陳之名物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

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斲音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



三喻不知物之用

四喻不知物之味

五喻不知人

六喻其不知

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音考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而音人心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音貴於同而矜於治故堯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音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援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兀齷音齷齷挽裂盡去而後音憮觀古今之異猶援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矜其里音感頰也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矜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矜而不知矜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寤哉

此品章見孔子入道之廟

即是道不可傳意

田中出四句僅指微

孔子品章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入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音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音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音定而不止外無正音順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音者也聖人不出音待人其自悟而后正之由外入者無主於中音者也聖人不隱音教也亦何有所隱哉名公器也



不可多取三代而下士皆知名不知仁義先王之遺盧也  
處廬草舍也言仁止可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寺開  
義譬之草舍然則又受人之誥責喻如以仁義自見於  
天下則天下之求我者全責我者備矣古之至人假道於仁  
托宿於義假道托宿皆不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芻簡之田立  
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芻簡易養養足也不貸無出也無  
不費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采真取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  
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特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  
則悲是三者操之則患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  
之戮民也蓋即殷鑒不遠之鑒所不休者謂不知足之人也  
蓋貪夫拘財烈士何可勝數此不知鑒非善保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當  
全之人也故謂天之戮民

此段亦有  
喻而更換  
畧无痕迹  
令人讀之  
忘倦

用之器也惟循大變而無所湮暗因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  
正也正者循之而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不開矣天門天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  
位矣蚊虻噬膚音匝則通昔不寐矣音夕夫仁義音慘猶音紛  
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上  
也循風而動撓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黑即  
白以喻是非又言魚之吻濡不如相忘於江湖然則人之處世亦無是非相忘于大道而已名譽之觀不  
足以為廣以名譽是非而示天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  
濕相濡以沫音未不若相忘於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規謂規而正之也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

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養乎陰陽謂以陰陽二氣自相吐納予口張而不

能喟協同也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

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

子鋒見老聃自稱言孔子門人而請見也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

運而往矣老子謙言吾老矣子將何以戒教也我乎子貢曰夫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

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

舜授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

志應三子相碩



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子語女三皇五帝之治

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

也哭不哭皆无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謂制

降殺以親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

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上古

四月而生而歲能言至舜而不然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未至孩而亦誰何此開竅太早是故有夭闕而不

長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變古也人有私心而兵有順以用兵

殺盜非殺殺盜者死而殺盜者无罪人自為種而天下耳人自各分種類

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以幼女

何言哉大婦人之大始古人作始自有倫序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幼雅之女本不可責以人道而今也不然机警

此言世變愈趨愈下特借教聖人形容之







童排北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高而已矣此山谷之士

非世世談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

讓為脩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為師以之人時居學者

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

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耽藪澤處閒

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

所好也吹呴音呼吸吐故納新若鯁經于太若鳥伸伸于脚此皆僊人

之法為壽而已矣此道音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

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

辟世閒暇  
脫出是非  
之外故與  
為亢非世  
者不同



而間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底而衆矣

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正理而道德之質本

也故曰聖人休止其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

惓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

人之生也天行順天理而行其死也物化既然而與陰同德動

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

已而後起去知典故成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

無鬼責其生若澤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

矣而不期耀光之露也其寢不夢其甞無憂其神純粹其魂

不罷音皮虛無恬惓乃合天德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

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遷虛之極也不

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則竭水之性不

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使其鬱閉而不流

離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

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夫有于越之劔者桺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

竝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

以下雖連用故曰字只是一片文字耳

數句甚有意味

提起一箇神字

到此設一譬又以野



語有之為  
結此他筆  
勢波瀾易

名為同帝即同天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  
之精通合於天倫理也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  
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典雜也純也者謂其不  
尚也法體純素謂之真人

文字起語  
最難如此  
喝起三句  
方說古之  
治道者最  
有法文字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繕脩治也初者自然之性也滑欲於俗思以

求致其明滑汨亂也明者謂之蔽蒙之民言信學障性信思

為也謂之以知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恬靜定也定能知生而無以知

養即恬之理知在恬即知之故能靜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

道理也理即道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

也中心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信容體之

節自然之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彼正而蒙已德彼物也物由已正德則不冒雖有德而不冒

求加諸人



此即以善服人不若以善養人之意

燧人以下皆不以恬養知而有以知為者

則物必失其性也若求加人必自失其本然之性也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謂上下不相求也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音義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知理之一者以維而不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各安于理則知有已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化則非無濛濛散朴離道以善有遠之名則遠于道險德以行行皆有所為自然者濛濛散朴離道以善然後去性而從於心而然有為之心心典心識彼此心典應知去而不足以定天下私智日勝而然後附之以文文華

論世道交相喪痛切

此承上文而論真隱

之以博物名文滅質博溺心然後又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列不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雖聖人在其德隱矣人亦不知而隱矣隱故不自隱夫以不知隱非聖人自隱也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恬淡自然不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謂脩性命而待時也此存身之道也古之行身者謂以身大行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



知窮德窮德失其自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危然處其所

也反其性即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識傷德

則為小識而傷乎德矣小行傷道無為若道也有為則故曰

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故樂全此者謂之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易其樂無求而

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

之儻來適然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

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超俗其樂彼與此同彼指道此指軒冕故無憂

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寄雖在

而非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倒置言

樂也

倘來寄也  
四字下得  
奇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黃河水驟至渚崖之

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為天下之美為盡在

已順流而東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

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若海若滄水之神也而嘆曰野語有之聞道百

萬分之一以謂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

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

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鼃蛙音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所居夏蟲不

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所知止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

秋水篇論  
大不大論  
小不小說  
在人又不在人文字  
圖解  
如生龍活  
虎不可捕  
投



解上文自  
少意  
妙處在喻  
中生喻

於教也今尔出於崖溪觀於大海乃知尔醜自愧尔將可與  
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  
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  
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  
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  
大山也方存乎見小又奚以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小穴之在大澤乎計中  
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稊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  
人處一焉今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  
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体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

前言其大  
些一轉又  
言无小光  
大意

所爭仁人之所愛任士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  
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有多於水乎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  
無窮不可時無止已時分無常得失自終始無故無始終是  
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不以小大知量無  
窮知量之証音向今故即古故遙而不悶遙待未至掇而  
不跂掇時前后相綴知時無止知時之察乎盈虛故得而不  
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悅死而  
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所知  
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生則知以其至小求



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

之域

河伯曰世之議者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信有

理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

之微也音孚典大之殷盛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勢與便

有若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之

極而不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大之極而可以言論者

物之粗也可以意致推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

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言精粗皆局于形故可以言論不可

些轉又將大小字面換作精粗重入細說向道理去

能盡而不可以精粗言矣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小仁恩害大人之心其行雖不

多動不為利不賤其動雖不為利而亦不賤財弗爭末

多辭讓雖不黷貨而好爭矣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雖不

以卒事矣而亦不賤貪汙者亦有貪汙之行行殊乎倍不多辟

典辟行殊乎倍則有僻異之行為在從眾不賤佞諂為在

則多有不諂佞之心人皆多之而不自以為多為在從眾不賤佞諂

皆賤之而不以為賤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

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言

也非也至德不得有所得非大人無已有私已非約分之至

也約分謂收斂本今不自大也約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上言至道不期精粗此便說出大人體道之事







此轉言既无贵贱则我之辞受将何所役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將柰何此  
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是謂反之於道無拘  
而志與道大蹇其志與道相遠蹇也何少何多无無貴賤則各足其足何  
是謂謝施是謂屏謝也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執一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乎若祭之有  
社其無私福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珍惑兼懷方  
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是謂無私係戀萬物一齊孰短孰長無私則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不居其一虛一  
年不可卒年去而時不可止時不可止時流而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

此轉言既所造化何必齊道

以下發得

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  
乎夫固將自化皆聽造化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  
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  
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非謂其與  
而物不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  
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夫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  
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位得即立也德仁乎天者理  
天德矣德立則蹢躅屈伸皆得自如此道之要也理之極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此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是謂得落  
同



人心道心  
愈自分曉

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是謂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

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及其真

自篇首至

瓊憐絃絃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瓊一足絃百足蛇无

此九六問

形似風則無形而自行目則不行而能至猶以瓊謂絃曰吾

漸激至是

以一足踰縮蹕而行之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循柰何絃

薄使人接

曰不然子不見夫噓者乎噓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

應不暇頃

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所以然絃謂蛇曰吾

更登有則

以衆是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

波光萬頃

易和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

一瑋涵天

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以無有伺也風曰

自足說

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以無有伺也風曰

到无足說

然予蓬蓬然而起於北海蓬蓬然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

言天机自

我則勝我音秋或作我亦勝我音佳然夫折大木蜚音飛大屋

之足此處

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惟聖人能

却席在風

之

上而目典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

不說此皆

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

奇而又奇

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去得也當桀

此段言程

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

人處變不

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

俱以實秋

如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

水蒿知時

知分年童

而樂之以

時命以見

在子品

如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

時命以見

如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

時命以見

如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



君子之所守也

井蛙海人之喻可知是也  
如老聃中音致

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處猶止也吾命有所制矣制命猶言造命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園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辨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注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聞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蠹乎井蠹謂東海之蟹也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井幹井闌之上休乎缺甃之崖缺甃井甃之缺也蹶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蹶跖還視蹶蹶也與科斗科斗水蟲也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

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人如此類盡矣莊子亦得之

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蟹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繫同絆矣於是遂歟而却却却却退也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蠹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竟猶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音渠也音渠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謂利之利是非埳井之蠹與且彼指指能方趾音此蹠音也黃泉而登大皇言其見無南無北釋然四解淪於



引學步  
喻尤佳

以神龜之  
曳尾明不  
仕之意最  
有深味

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本於無極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太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宋得國能未得國中所行之步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法音法開而不合古舉而不下乃逸趣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先謂先也曰願以竟壩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

曰知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產言鳳  
凡老樹中  
如何有此  
活潑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伐子相於也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鵩鵩雖子知之乎夫鵩鵩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鵩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嚇者怒其也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看其改亦  
見辨不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



數有無  
窮意味

知魚之樂全矣言我與子猶人類也尚以用汝形骸之隔而不知知何况魚為非類則子之與魚全無相  
知疑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  
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言我今與子交與力命皆為技藝之談非本論也若尋其本論已知子知我之知魚矣而猶問我者立欲得所以知魚之故不知我居濠之土而消遊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是以不待與魚同類而後去知其樂也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  
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已  
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  
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  
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  
苦身疾勞也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  
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  
壽者惛惛音昏以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  
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也



以為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  
聽音循勿爭忠言不聽則當逐之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  
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或今倍之所為與其所樂吾  
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視天俗之所樂舉群趨  
同者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  
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吾以無為樂誠樂矣而世倍苦之吾如世倍何哉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  
無為幾存請常誠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  
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音茫乎而無從出乎音乎芒乎而

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  
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盆瓦缶也鼓之所以節音

惠子曰與人居長音去子老身死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

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慟然言安能不慟然

也而本無氣維乎芒砀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

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音秋也四時行也人且偃

然寢於巨室偃仰也巨室謂天地也而我嗒音噉嗽音嗽然隨而哭之自以為

不通乎命故止也

莊子鼓盆  
似不近人  
情不知此  
程無情  
問究竟性  
命者索聖  
洋力正在  
於此



此段皆是  
正死生意

此段只說  
死生之理  
而撰出融

莊子致體  
體五問  
謂灼見世  
情憂患之  
端據體體  
所答則雖  
有世患何  
由及我

此段只是  
不可與言  
而與之言  
失言意却  
撰出許多  
說話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同墟黃帝之所休

黃帝所休息俄而柳生其左肘謂柳之生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

叔曰子惡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謂此生乃外物假合而成

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塵垢言至微不足害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

子觀化觀万物之變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音蜀樓堯音曉空然有形擻音窳擊以

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舍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以國之

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

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

此乎於是語卒援融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

似辨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

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鉏臣於下亦無四時之

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

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閭里知

識子歆之乎髑髏深矐蹙蹙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

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

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

甚善之曰褚布袋也小者不可以懷大綆汲水之繩短者不可以汲

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



以爲設喻  
見齊侯不  
可以黃帝  
堯舜之道  
說之

又以樂說  
起

恐面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  
以求於已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且女獨不聞和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

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食一鬻不

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

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嗣之鰭

鯢音秋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

說爲乎

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

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

而死彼死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无聖不一其能不同其

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古之全人不一

之事故因名以求實則無不量而入之嫌矣因適以陳義則

無求而不得之惑矣兩者條達則持福常在於已鳥有人惑

則死之患哉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從道旁百歲髑髏音蹇蓬而指之言

骸沒於蓬蒿之中列子扶其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

果養乎養生而飲食也若予果歡乎歡死而寂滅也予種上

有幾變化種數得水則為隘音繼天地塵埃為息所吹浮游

先河中多有此朕音繼得水土之際則為蠃蟻音賓之衣其在水

其岸之旁水得土氣漸凝漸厚隨有休質生於陵屯則為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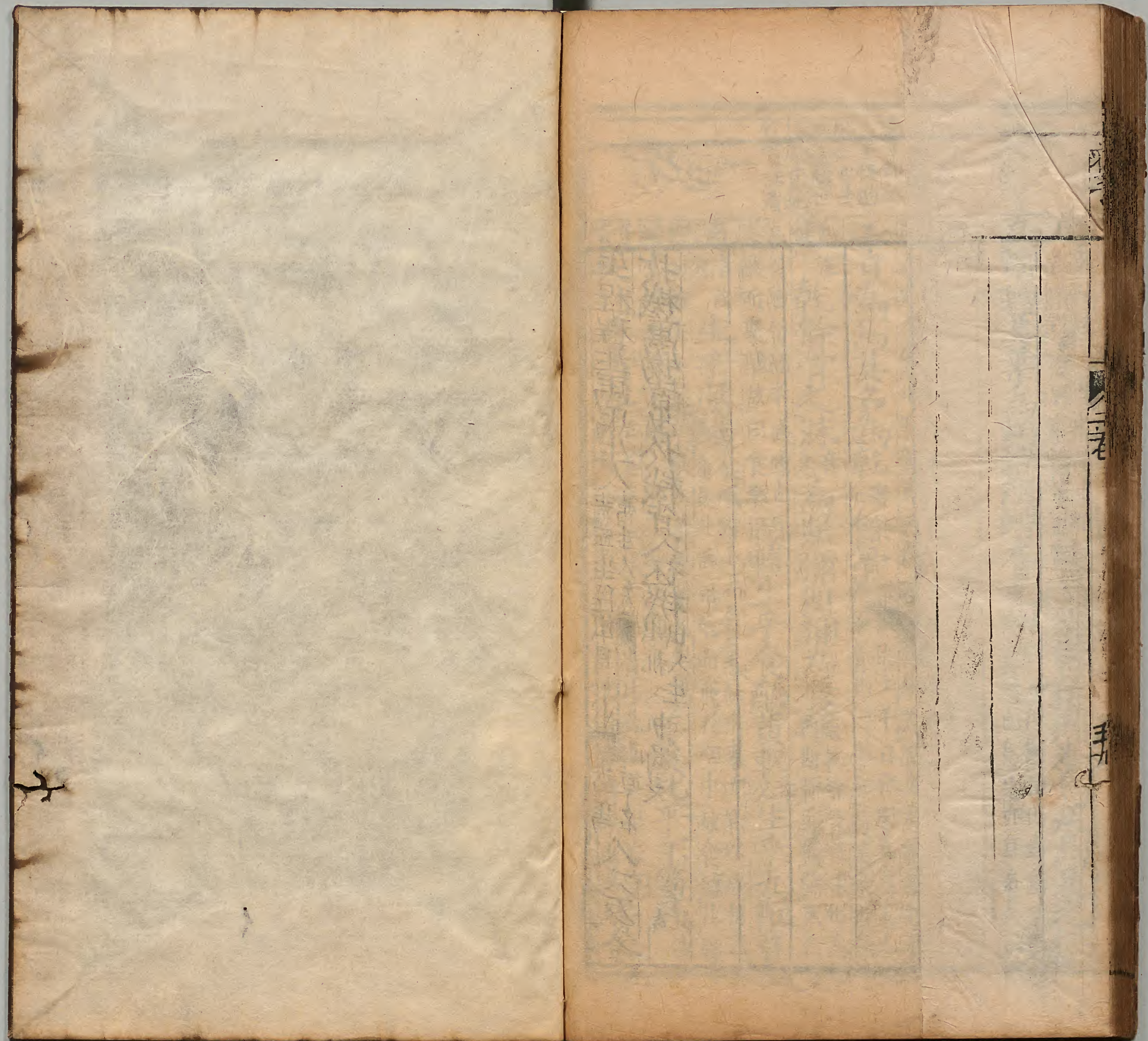
此以文字  
絕出千古  
整齊中不  
整齊不整  
齊中整齊  
如看飛雲  
斷焉如看  
孤岑斷坂  
愈讀愈有  
味

玉子品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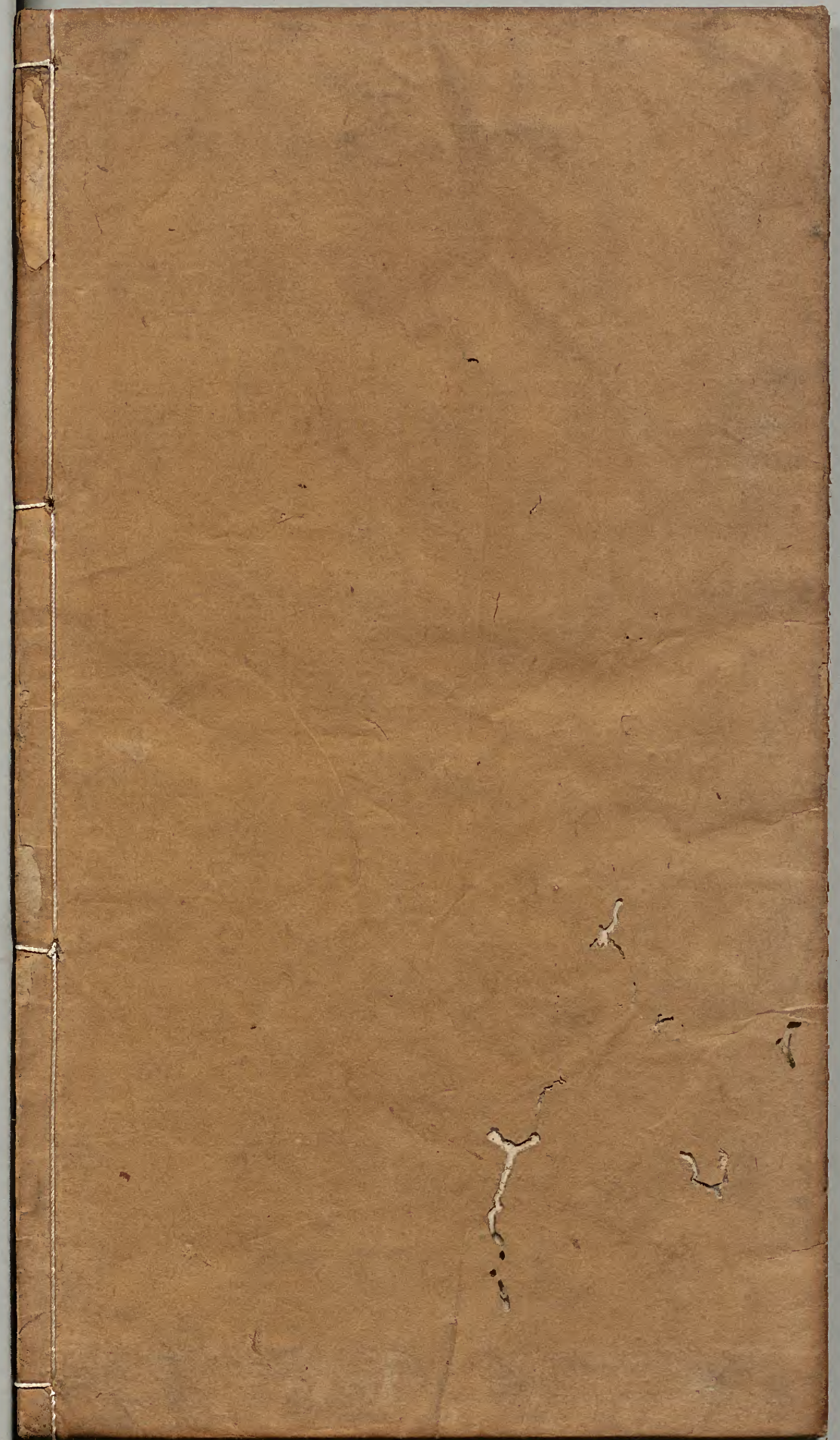














南華經句解

四二  
終之

漢書門				
類	二	二	三	四
號	二	一	二	五
函	一	二	三	四
架	二	一	二	三
冊	二	一	二	三

內閣文庫			
類	二	五	漢
號	二	一	舊
冊	二	一	
架	二	一	
冊	二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522
冊數	2	( 2 )
函號	311	22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2021 Kodak. All rights reserved. TM: Kodak. KP1270818





刻三元品彙莊子南華全經句解卷之叁

會元 九我 李建機 爾張父品註

解元 衷一 李光縉 宗謙父彙正

經元 鰲海 陳榮選 克舉父泰註

外篇達生第十九

起語用排  
此体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情實也無以為猶言無用

恬淡不務其無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達命之情者順其自

然不務知以俸兌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

矣物有餘而在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形

全而生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天世之人以為養形



此章渾似  
禪語

此論人  
純氣之守

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  
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  
則無累無累則正平心無高下決釋正平則與彼更生與造物無窮更生  
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棄則精不  
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  
散則成始復其初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移變化也精而又精反以相  
天相替也

子列子問開尹曰至人潛行不窒礙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  
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此開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音智巧  
果敢之列音例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

遠物則不通何夫奚足以至乎先夫奚足以至乎是色而已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音烟

得而止焉若但以貌象聲色而已則物有出于無形之先而

安得而要彼指至得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將乎

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音

物為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音音隙物奚自入焉

大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

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

故跽音午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

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醉者墜車  
之喻極為  
精密

莊子內篇



復仇三句  
即無心之  
喻

復讎者不折鎬音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乃殺人之平操乃殺人之平操也  
仇者仇在人而不折鎬音干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  
忮心不怨飄瓦亦復如是  
殺戮之形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明也人謂無心者  
謂無心者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謂金其天德之真賊謂加以人為之害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其真

此借喻以  
論莊子之  
守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僂者承蜩音條猶掇之也病僂人也承蜩持竿拈蟬也掇信手取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  
六月累丸累蟬丸於竿首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  
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擻音株株拘吾執  
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

不分二句  
占醒一段  
竟致

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  
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

此段奉為  
志不可分  
之喻而中  
復奉若陵  
車却為注  
之事以喻  
之乃喻中  
之喻也莊  
子之文類  
如此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淵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  
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之善入水則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  
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  
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  
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  
注者殛注賭者之注也賭者以瓦為注則無心而生智巧以  
帶鉤為注則有忍心而憚以黃金為注則益生得失  
而智其巧一也而有所矜憚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意上起蓋  
喻中生喻  
這老奇才  
真字面同  
未有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音慎學生李養生之道吾子典  
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即歸以待門庭亦  
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  
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  
田開之曰魯有單音善豹者炭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  
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  
高門縣薄無不走也即往來富貴之家也高門大家行年四  
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  
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專  
靜無出而陽柴音柴音中央動靜惟時無心而立其三者

得應懷后  
一奇甚

以示人室  
欲之戒虽  
至美則之  
亦不首肯

此段借說  
龜筮言之  
既富貴金  
死被戮辱  
者

未一句詰  
問令人有  
深省處

若得其名况極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  
出焉不亦知音智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  
知為之戒者過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音策祝宗人祭祀之官說音說筴曰汝  
奚惡死吾將三月音患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  
音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筴謀曰不如食以糠糲  
而錯音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奇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  
膾音篆香茶之音茶之上聚儻音儻之中則為之為筴謀則去之  
自為謀則取之所異筴者何也



疑妖而病  
聞伯而愈  
情然鬼神  
之說不可  
謂之無此  
惟近時明  
之故者去  
知之

將與不有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  
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謾詔音照治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  
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音鬱結之氣散而  
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  
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  
也音清源有履龜有髻音皆清履髻戶內之煩壤音即壤雷霆音亦指處  
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音皆神名阿魚音皆神名鱉音皆神名羅之西方之下者則  
洪音皆神名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峯音皆神名山有魃野有彷徨音皆神名澤  
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  
長如轅紫衣而未冠其為物也惡問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

禎祥此可  
參駁矣

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戰音皆神名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紀渚音皆神名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音皆神名曰未也方

虛僞音皆神名而恃氣音皆神名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音皆神名

動音皆神名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音皆神名十日又問曰幾

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音皆神名全矣異雞

無敢應者及走矣

孔子觀於吕梁縣音皆神名水三十仞流沫音皆神名四十里鼃黿魚鼈之

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若而欲死也使弟子竝

傍流而極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

此喻素患  
難行平愚  
難入不  
自得之  
音

此言守氣  
之學借雞  
為喻

莊子品目



承調者削  
鏹者捶鉤  
者皆以靜  
心凝神而  
成其巧况  
進於熟者  
可不務乎

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  
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汨水旋  
汨水旋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  
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  
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梓慶削木為鏹音鏹鏹者鍾鼓之鏹成見者驚猶鬼神其  
非人所曾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  
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鏹未嘗敢以耗氣也耗氣不必齊  
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  
拙齊七日輒然忘吾身四鼓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不知

此一喻極  
為的功極  
為端正

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木性形軀形木至矣然後  
成見鏹然若見為鏹者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  
過也如組織而使之鉤百而反鉤者稷矜其能員而驅之如

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

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工倕音倕工倕人名倕旋而盍規矩旋其手便如指與物化而不以心

稽指與物忘而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拘忘足履之適也足安

忘要音腰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終內變終一不

此以人之  
常情而喻  
乎道須自  
體究便見  
得莊子取  
物然

莊子品彙



外從事外忘其會之適也會造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適之

適也久則併適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音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

此篇文多不修行之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園不遇歲事君不遇世

賓典於鄉里逐於州郡則何罪乎夫哉休惡遇此命也扁

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

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

宰令汝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污自別於昭昭乎若揭日月

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龍膏跛蹇而

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

淡語自成文法

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

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

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固不能惑是孫

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彼之來本自惑

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栗君悅之為具

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

之謂以已養養焉也若夫以鳥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

江湖食之以委蛇音移委蛇言使之則平陸而已矣今休

款款音款然也見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夏若

載駘以車馬樂鳥音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焉乎哉



外篇山水第二十

不材全其  
天年而已  
廢言之今  
不鴈以不  
材見殺又  
足一意蓋  
言材不材  
皆從有形  
迹未免自  
累无至善  
惡俱民乃  
為全其真  
也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有迹而化也故未免乎累若天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



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

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合則勢大故有成則毀成則功高

以下數句  
故有後而  
毀之者

廉則挫廉則挫有後而挫之者尊則議尊則議從而議之者有

為則虛有為則功成故賢則謀賢則多智故有不肖則欺不肖則欺肖

則愚故有後而愚之者胡可得而元乎哉事多不由人悲夫弟子志之

其唯道德之鄉音惟順其自然向乎乃可以自免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

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

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

淺矣天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

此段在孤  
獨之上發  
出箇靜戒  
字學問可  
見此老句  
句寓言

莊子

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胥相也與人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

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音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

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言自名也吾願君剝形去皮

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

制而不知藏音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

將猖狂妄行乃如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樂吾願君去國

捐信與道相輔而行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

無形倨無留居以為无車言無係款尔形無留恋君曰彼其

此又居其  
之夫加一

南越有邑  
之國此下  
大莫非是  
也



韻策

送君而句  
量為深妙

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帝  
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  
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俞往而不知其所窮近君者冒冒  
崖而反君自此遠矣喻言奈道既悟之后何所資以自悟者  
知人之錢送登舟至於海岸皆以反勿

虛舟一段  
喻舍虛  
已以時世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以戎役物者累為物所役  
者憂二者皆非自然之造故堯  
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恍非物役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  
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而濟於河有虛船來  
觸舟雖有憚憚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音  
呼使其人呼開歛退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

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而而今也人能虛已以  
遊世其孰能害之

此段言此

宮舍多錯  
鍾而外結  
在有人塗  
二句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鐘歛以鍾為鐘為壇平郭門之外為  
者先祭而三月而成上下之縣音玄鍾架王子慶忌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之設言設何術而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言吾  
心志之外何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人之生理自完加  
敢更設他術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怠疑無害萃乎芒  
矣吾將於之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之狀萃乎芒  
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不罪其隨  
其曲傳不私其附我因其有窮因其力之所自及而故朝夕  
賦歛而毫毛不挫毫之傷而况有大塗者乎夫宮奢未為



事乃如此况首燕之有於身者乎大塗猶言大道

直木其井以名目見之喻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即今之其為鳥也矜音狝矜音狝矜音狝矜音狝而似無能引援而飛矜矜也迫迫也而棲迫也迫迫也而棲迫也迫迫也而棲迫也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言往來食不敢先嘗取其緒餘也是故其行列不斥斥也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其井先竭子其意者即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也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太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上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人也典典也衆人典人也道流而不明行反地

此重言孔子而惜以喻道若夫子皆肯此大釋而群鳥獸者

其為道不自是得行而不名處不以功名自表其純常乃比於狂狂也狂也其心平常其行與削迹捐勢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至人之行何喜哉子何以名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枲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沉人乎

棄壁首字此喻甚佳

孔子問子桑雽曰雽音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假一作殷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



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壁有赤子而趨何也

布泉布也言亡捐壁負子原其初意若謂赤子可布則赤子之布寡於千金若以千金之壁為累則赤子之累多於金壁今而捐壁負

子何林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

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

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

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

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音抑於前不拘揖拜之禮其愛益

加進蓋虛文去則伯意流通宜乎愛益加進也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真冷謂以真實大禹曰汝戒之哉

形莫若綠則其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

又起舜告萬一段意

此段真是以開外逐之

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身外之物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固無所負於物

莊子衣大布粗布而補之正縻音縻係履正縻結帶也履縻而加以繩縛故曰係履而

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儻也病和莊子曰貧也非儻也士有

道德不能行儻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儻也所謂非違時心

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蔓枝而王去長

其間攬蔓者攬其枝而端結之如蔓之附木者然上長言精神雄壯也雖羿逢蒙不能眇睨

也及其得柎棘枳音矩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

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

未句引比亂相之間而欲無儻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徵

千為証收

此段即原憲子貢問對意莊子折理至精此處可見



法開而有驗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

歟音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雖有所擊而無所擊有其聲而無宮角

雖有其聲而不合五音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曰端拱還

音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廣推

造至也仲尼恐其以尊我求之而或至則以富貴曰回無受天損易無

受天益難無始而非卒也始終一原人與天一也天人一理夫今

之歌者其誰乎言歌者非我也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

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

而斯其家

言飢渴寒暑窮極之謂也而斯其家言飢渴寒暑窮極之謂也而斯其家

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始而進用利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

利乃非已也物外物也利益也言也外吾命有在外者也

命使然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君子不

而盜竊爵祿吾故曰鳥莫智於鷦鷯鳥音意自之所不宜處不

給視目所不宜雖落其食棄之而走口所唯食之其畏人

也而龍諸人間社稷存焉爾畏人而反社稷之神居焉

神德好生故托諸神明以折人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

之不善此龍醢存身之知也

其萬物而不知其禪相代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

實用社稷  
存三字重  
奇而議論  
風生

法開而有驗



這段言物  
無大小有  
所迷此乃  
雨集豎世  
之論

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  
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人亦天也  
無天則無人故曰有人天也然而天之所以為天又必有以  
為之主宰故曰有天亦天也而人之不能有天則何故哉只  
在性分上有不加損也故聖人之學惟晏然體逝而聖脩之  
能事畢矣逝即逝者如斯之逝乃造物之所以為卒始者  
莊周遊乎彫陵地名之樊園園之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  
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  
不逝殷大也也目大不睹褰裳躍步執彈而留之規一蟬方得  
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以蔽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  
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  
也言蟬召螳螂螳螂召我矣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也罵語之莊

決水清淵  
即人欲天  
理之喻

看此游旅  
小子亦知  
友德而不  
荒於世者

周及入三月不庭即閉門惡蘭且音直莊子從而問之夫子  
何為頃聞景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  
於清淵且五聞諸夫子指老曰入其倍從其俗謂問俗今吾  
遊於彫陵是處禁也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  
忘真栗林虐人以吾為戮辱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綰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  
惡美杜飾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  
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美  
自美則有驕妬之心吾固不知其美也惡  
自惡則有退讓之意吾固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  
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此段歎  
全德之君  
子故以子  
方為又侯  
為起端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

方曰非也無擇子方之里人也稱道數當謂典論道理往故

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

千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

其為人也真真謂質貌而天貌雖人而虛緣而葆真虛已順物

而靜以清而容物清者或不廷有容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

人恭真之意也消人無道則不待言語惟正無擇何足以稱之子

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

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



解斯口  
寫山僅然  
自失之意  
甚親切

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

為我累耳土梗土人也遭雨則壞言所學者得其粗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

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陋勢也知人心知本心也

不欲見也至於齊友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

也音新見我今也又斷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振振德也出而見

客入而嘆明日見客又入而嘆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

嘆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

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

我也似子其道音導我也似父是以軟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

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

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謂不待言說只以目相視而意已喻

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

子奔逸絕塵去陳而不見其塵而回瞻音堂直目視之也若乎後矣夫子曰

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

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

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不期親

之無器而民蹈乎前器名位也無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

此章問答  
有群弟子  
所未聞者  
惟顏子優  
大聖域故  
以此教之



北以大之  
有日喻人  
之有心

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北方日既明時物之長短大小皆可盡見有目有  
趾者待是曙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日出則動而作是入則亡日入則息  
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  
以待盡自吾一受其成形即為物感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立知有命矣又不  
能規乎其前立立土之高者規取則之象前脩往哲能不以待其所生之物者即前立也今我不能規而取則之以是  
日徂以此日死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交臂而失猶云  
對面不相識也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哀甚矣所謂哀莫大於心死者此也女殆著乎吾所以  
著也面殆見乎所可見而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道至  
而盡矣汝乃不知有不可見者也是求馬於唐肆也唐市馬之地肆無壁之屋求  
以有求之

未句有味  
即釋氏謂  
悟時依因  
是故時  
即此意

叙事起

前言並樂  
其風此言  
其將乃交  
換文法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髮而乾音熱音折不然似非  
人德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立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  
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將  
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和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  
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將近也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  
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或造



非是也之  
句轉其省

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  
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友乎無端而  
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力

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  
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也易

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所以不惡

以藪無異草澤無異水地則小變而大常者自在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

者萬物之所一也夫大莫不有大常知大常者忘乎喜怒哀樂

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

此即得道  
志物之意

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

泥塗知身貴於隸也隸謂天下之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

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累心乎夫何足以為道者

解乎此解此而巳身與道一者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

脫焉脫也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汴也汴音酌水之無為而才

也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

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

於道也其猶醯醢與醯醢醢醢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覆謂包

中也發謂發之也意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

李孔授受  
莫此為情

醯醢二字

喻見小畏

奇



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

冠園音冠者知天時履音履者知地形緩音緩者知地音帶佩珎者事

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

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

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大

夫指孔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

不穷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

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

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

以下錯字  
數事後  
无心感人  
之妙

儻音但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

盤音博礴音博然曰可矣其直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

常釣也臧丈人大公望也言此丈人釣矣而其釣也不釣蓋

而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

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猶云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

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顴音顴乘駿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

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

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王無生又何卜

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

此一段也  
太公爭知  
如此莊撰  
別箇語頭



此言太公之政如此

此段為引聖事結

伯氏無入信乎不射之射之射神矣

南華凡引北詩議論俱挿入至人意

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不立長官者不成德不自有

不敢入於四竟音竟言不敢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

者不成德則同務也射射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

文王於是為以為大師比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

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信足以及天下然有

心以及天下非自然也故大公因其開而遁之蓋忍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

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文王

直以循人情於斯須耳

列禦寇為伯氏無人射引之盈貫也引弓滿措杯水其

肘上發之適矢復背方矢復富當是時猶象人也前重也言

而後矢復搭搭者方發而後來之矢復寓於弦上如此敏捷如神而徐射其身則如木偶然伯氏無人曰

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射之射以巧用不嘗與汝登高山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

地汗流至踵伯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闔青天下潛黃泉揮

斤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恟音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

夫

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

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音然而不粗也子之

此言太公

此言太公

此言太公



此即得失  
無心之意

此又插入  
宜入意

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  
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  
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  
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辨辨非色笑人不得濫濫非色  
盜人不得劫音劫非威音威非伏音伏非戲音戲非黃帝不得友堯生亦大矣而無  
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乎淵泉  
而不濡音濡卑音卑細音細賤音賤而不憊音憊敗音敗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推以化人而  
用之無忌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

性不為  
加損意

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  
以存存由是觀之則九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外篇知北遊第三十二

此段只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難出許多說話前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慮始知道無慮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道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



聖人行不言之教

道不可致道不可致德不可至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

莊子以禮為強世地

相去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

之仁以其

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

曰道之華

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

人歸根收斂而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言惟夫人

言生如一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

理萬物皆

為生散則為死若生死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

然而人自

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

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

此知却是

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

其實有言

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人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

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

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天地有大美

從云

而不言四時有明法

謂氣候

而不謫萬物

有成理

謂各有

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

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效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

精與彼百化

化與彼百

物已死生方員莫知其根也

凡物之生

員與象莫有

知其根者

扁同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推翻然萬物而



古固存而无時  
之不然已矣

承上遂指  
本根而言

六合為巨未離其內天地金大而此秋毫為小待之成體秋毫

待之至小而其體必天下莫不浮沉終身不故上萬物得此則浮沉

已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時各得其序則明四時又新而

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也生育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

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披音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

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為汝潤道將為汝居

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之資齧缺晤寐被衣大

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言此人實見

不以故自持入于心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

人哉於道若此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

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聚積形也生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

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如人世相代故行不知所往處不

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煙陽氣也煙陽即健動之義天

又胡可得而有邪

此章以至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音開敢問至道老聃曰汝之戒疏

下詳言焉近為王而濬音通而心滯也其淶音通而精神舊也培擊而智其知夫道實



之大未又音幻深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崖也際也略粗畧也夫昭々生於冥々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指人八竅者卵生指禽其來無迹其往

無崖無門無房可尋地四達之皇々也邀於此索見此四枝

屈康律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而應物無方夫不

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

與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已斷之矣聖人已斷道之不在功傳

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此

此皆極言至道之妙其性者也聖人之保全淵々乎其若海不可窮巍々乎其終則復始也不可

窮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彼其貫乎物之中而又出乎物

之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萬物皆往資生資始此其道與

此固自然之道物之所以為本根典

中國有人人焉非陰非陽言出入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

立寓形將及於宗將終於自本觀之今自物初生者喑音

意物也人之有生如暗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音須臾

之說也人生百年直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果茲有理言果茲有微物而其大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知

典果茲比然其相齒列亦有自然之序聖人遭之而不遠過之而不守聖人知

自然故遭之而無所遠必盡其所當調和調而應之德也偶

然然可矣而化未嘗苦即以為守調和調而應之德也偶

數語足祛路旁榛之惑



此皆忘生  
死之說

微  
說道最精

偶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帝王興起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白駒隙中之光

月直如隙駒恍注然勃然莫不出也生焉油然漻然莫不入

也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殽音

隨其天棗音秩棗弓曰張囊衣曰棗蓋人之有軀殼如物之

解而墮有殽索者然一受其成形即為軀殼所累死則若

其大歸解而墮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乃如旅人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有不可見之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

將至之所務也此理人皆知之然却此衆人之所同論也論

皆如此而未彼至則不論則不至彼至則不待擬說則不至明見

無值道不可見若使相遇辯不若默道不可辨道不可聞聞

不若塞道不可聞此之謂大得此之謂雖去見聞辨說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

子曰期指定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

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音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音東

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上獲之問於監市

履稀音也每下愈况莊子曉之曰而子之問也固不及取正

愈明稀大系也履以足蹴之也蓋稀之肥瘠就其腎則自可

知腎物之底也故以為下正司市之官獲其名也監市猶今

汝唯莫必必期必也言汝不無乎逃物天下豈有逃乎至道

此段雖是  
矯教之言  
然物无精  
粗同出一  
理亦是  
種說話



此又進上一步而論無終勞之卒

若是大言亦然畢竟道与器不相离故周徧咸三者異名同

實其指一也周徧咸三字何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

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

和而間安乎寥寥遠矣吾志志也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遠則似有所往而實無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指其有去來

无所往也故不知其所至其究竟之何如其所以

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其究竟之何如其

徨乎馮閼閑曠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其究竟之何如其

中而不知其所窮所謂窮者意蓋如此物之者與物無際物之者道也道无在而

物際者也所謂物者特不際之際之不際者也道則不際

離此物而別謂之道謂盈虛衰殺去声所謂際者謂盈虛

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

散非積散也道則謂彼為盈虛也而非盈虛謂彼為衰殺也

散也而非積散所謂兩在而不測者也阿荷其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音阿

荷其日中參音奢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喟然放杖而笑曰天龍吉之詞知子僻陋慢訑音移故棄

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言無復以大而死矣夫

奔音垌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字焉今於

道今神農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

此言道在不言藏其言而死者乃所以為道

語入玄奧

此又進上一步而論無終勞之卒

三

七



視之二句  
明道不在  
言

發語下於  
是二字亦  
是奇處

四句便是  
一字千金

死而猶知老龍之  
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  
人之論者謂之冥冥謂與人論道而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  
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可歷歷而數乎曰有曰其

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  
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

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  
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

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  
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

說來頭  
是道

道不可形形  
道不當名  
道不可名名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

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  
是問窮也是見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是應在外也以無內待問

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  
不遊乎太虛崑崙山之最髙者不過乎此則不能挾日月凌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熟視  
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

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  
也予能有無矣未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何從而

空然不見  
不聞乎哉

此俱形容  
道之玄妙



此段典庖  
丁解牛義  
同

大馬之捶音垂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大司馬也鉤劍名垂鍛也言大

司馬之屬有善垂鉤者老而精純無毫芒之失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

守即純臣之年二十而好去聲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是皆假不用者以爲用之是以長得其用而

况乎無不用者乎用者技也不用者神也况乎無不用者而神妙無爲者乎物孰不資焉

萬事萬物孰不資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

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

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

曰昔之昭然也神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

如此問如此疑如此  
卷乃點鉄成金妙訣

求邪且又爲神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

有子孫可乎言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冉求未對仲尼曰

已矣未應矣未應謂言至此不

不以生生死言人當主之時其本體不以死死生當死之時

死不當更死生有待邪順其死其生直當皆有所一體又此死

皆屬後有先天地生者物邪有先天地而物物者非物物出

不得先故物上者非物自物出者有生有死不得謂之物也

猶其有物也夫天地間之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有物

生無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即是而現

人無已者亦乃取此性空之中添了愛緣故今

承上意又

輾轉相續不絕也此聖人亦有意必固我者

承上意又  
撰出一段  
即死生无  
死字交換  
話頭耳



見理之言  
玄哉玄哉

前言无将  
迎此言  
与人相将

顏淵問乎仲尼曰四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  
將者承奉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應物之涉於有  
敢問其遊  
遊者回問无将无迎何以得時此无心之天乎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  
外化者不與物感也內不化者不與物化也  
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所以去化物者心  
安化安不化  
安所化乎安所不化乎  
安與之相靡  
安與之相靡順而俱化乎  
必與  
之莫多  
必有與之不化而莫勝者乎

豨鬻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  
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壅  
音齋也而况今之人乎  
湯武黜桀之學皆去自成一家故曰囿圃宮室与波儒墨之中况今人抑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何怪其然乎

迎即無為  
无不為不  
物乃物上  
之意

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  
夫人遊山林臯接之樂問既自欣然而示矣樂

永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

人直為物逆旅耳  
哀樂之來背不由已則我之持哀樂之旅舍也  
夫知遇而不知

所不遇  
夫人但知今日之遇而不知他日之遇  
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  
知今日之能遊

夫示而不知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

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云言  
至言不落於言筌  
至為去為  
至為不牽於世

故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必欲齊其知之所知而不生於其所不知則其知亦淺矣

說盡世情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雜篇在子雜著也章句有長有短物之則推本道德為老子一經之註疏

老聃之役

謂執弟子之役者

有庚桑楚者偏也

得老聃之道以此居

畏壘之山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指左右之事楚者畫然智以留

書為智挈然仁以度為仁者

擁腫之與居軼掌之為使

軼掌皆朴而無能之貌

居三年畏壘大穰

穰大豐登

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

桑子之始來

吾洒然異之

言見其胸火聖

今吾日計之而不

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

稷之乎

尸祝皆敬祀之意言何不

與桑子聞之南面而

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



組豆十日  
繞中者

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  
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  
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組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暗之人  
和喻之人以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體還音而見音與音秋

數句喻言  
偏小之地

為之制也步伐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變孤為之祥也

太圭不居  
則小人得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以善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墨壘

以慈敏而  
為非

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音含車之獸介

而離山介音行也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音音碣音音而失水則

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

形容有  
之能曲盡  
其妙

哉是其於辨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

炊止夫尊賢授能善利天下則堯舜之事大道者又何足稱

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爭也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

謂天下之  
患皆堯舜  
始此亦過  
歟之言

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

穴不音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于世

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南榮越音音蹇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

及此言邪庚桑子曰金女形抱女生無使女思慮營營若此



楚謂楚也  
楚耳還有  
未聞中  
意收與  
桑子復下  
之云云

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龍耳者不能自  
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往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  
辟矣今吾之形與人之  
形可謂相近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  
今謂越曰全女形抱女生勿使女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  
矣楚勉聞之道也  
達於吾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奔蜂小蜂也藿蠋豆間大  
青虫也小蜂安土化大虫越鵠不能伏鵠如魯鷄固能矣越  
小曾鷄大鷄如非越  
鷄能伏曾鷄則能矣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  
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可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  
子

知獨見而  
老子以為  
燕飛偕來  
孫氏所  
謂洛會中  
正簡也

此即是故  
絕善智  
絕仁義  
之意

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者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  
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瞿然  
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  
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口音  
智  
乎人謂我越愚知乎友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  
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安此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  
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  
得女矣今女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  
海也女亡人哉謂失本  
心也惘惘乎女歆友女情性而無由入可  
憐哉



備出率制  
无下手處  
其手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困於心而

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同哉言汝自洗濯身心

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但見鬱、乎其愁其中津、

中尚未夫外韠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音塞內韠者不可繆而

捉將外捷外內韠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上道而行者乎人

內有所狂則謂之內韠外有所狂則謂之外韠、者以皮束

物之稱言人心貴虛一接於物則奪於攻取心受外韠而繁

矣此煩擾之中尋求本體其如物拒於中何故內韠而不

開一動於欲則思慮營、心受內韠而紛矣就此繆結之中

尋求本體其如外緣難斷何故外捷而難解內外交韠

則至道德有於身者尚不去以自持况達道而行者乎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

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音達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音聞衛生

有蛇飛  
走步

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下

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已止知止也能舍諸人而求諸

已乎能脩齋然乎能侗音通然乎侗然無所累也能兒子乎兒

子終日嗥而嗑音益不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掣音共其

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音瞬偏不在外也長哭曰嗥聲啞曰嬰

目動曰瞬一而不分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音

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

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食樂皆不以

人物利害相攪音不相與為恠不立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

上章後固  
玉平意便  
是冰解凍  
釋夫太水  
張雖解釋  
尚未到世



太極也

事條然而往倘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也

位故迷問

曰然則是至乎謂我之學當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

而之凌

生之云

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

齊主見

子季句并

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歸有人災也

宇泰定者

發乎天光宇心字也泰定者泰然而定發乎天光

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

天光者不逆不億自默先

則常德不離矣故曰乃今有恒

有恒者人舍也歸之天助之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

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至知則不必知其所未

知則天也吾人則當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若有不即是者天

鈞敗之不即是者逆天也必為天鈞

備物以將形將奉也言人倫藏不虞以生心思患預防常恐

敬中以達彼敬主於中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

不足以滑成不可內納於靈臺又何以日吾之盛靈臺者

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夫靈臺者有持有所持

而有所不可持者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夫人必有諸中而后發諸外

發而不當於理今不見其誠已而發但見每

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宜其舍舊而圖新何

誠而不能舍又每更變

以自飾不知其祗為失耳

三持字說

最精微

此下又說

未去誠已

而妄為者

莊子品彙



以見為不善身之死所逃

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

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人誅謂刑罰鬼誅謂奪其

魄而益之疾獨行謂獨修於人所不見之地

券音勸即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期求自利行乎無名

與其甚焉券外者之鄙

者惟庸有光常為實忘乎期費者惟實音古人也人見其跂音

猶之魁然人見其跂而高也以為與物窮者物入焉大典物相終始

者一身入于與物且者彼於物多苟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

人其究必至於喪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亦絕

兵莫憚於志鎮錮良為下寇莫大於陰陽兵莫憚於志嗔忿

鎮錮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

此言光微之害

心則使之也然而明男男女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道者先天太朴朴散則分、則有

其分也通其成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於求備者故出而不

累之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所以惡於求備者故出而不

反見其鬼故知道者當其毀不必更求其備於成當其分不

生故出而不及見其鬼出而得是謂是死夫人出而得是不

鬼者出而不及之喻是死豈知死之中而有不死者以有形

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定矣而人事

出無本入無竅出生出也入死而歸也造化之顯藏默運有

實而無乎處雖有實理而無有長而無乎本剽久矣而不見

此言造化之妙



乎本有所出而無竅者有所出矣而不見其孔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

字也有實而無處者上有長而無乎本剽者有長而無也本末者往

古來今皆道也按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

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實有乎生死出入而不見其形竅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從無有而也有不能以有為

有不能以有夫物有必出乎無有有不生於有而無有一無有而此

者又無有也聖人藏乎是乎無有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

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生為以

死為反也以死為是以分已是以有死其次曰始無有又其

此便是禪家地位分別

則言始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

屍音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

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三者之言雖

皆未離於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氏也景氏也以戴而著者也

甲氏也以封而著者也戴謂人所推戴三氏雖分本之則一

公族而已非一也而亦何嘗不一哉

有生咸音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言有生聚氣

氣聚而成壓故九同類者率相似也何得妄有分別今披然

而曰移是非所言也披然解散之貌移即移氣移休之移謂

變其常也夫人自有常耳而嘗言移是豈言之當乎

雖然不可知者也雖然亦有移者則時臚者之有臚音臚臚可

散而不可散也散者臚牛之百葉也足指曰臚可散謂散置

輩鄙人見小而廣以休同觀之象意正而語奇絕



於鼎俎之間不可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僂焉僂僻側也  
 散謂分散於人也又如室之  
 有廟有寢有僂觀室者遍而造之則為是舉移是以為有卑  
 見其移祖於廟移烈於寢移洩於僂高貴賤之  
 分為是率移是而不知肫肫一體也而僂一地也人但見  
 其可移耳而不見其有不可移者在故崇言移是非非所  
 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請嘗言移  
 者為本而以其所知者為師因乘之以生是非以生為本者以生  
 謂以已作主知已之貴則賤人知已之知則愚人知已之榮以生  
 則辱人是皆以知為師  
 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  
 償節乘是非者用是實求名循名責實調果有名實莫不  
 以已為質而使人皆取節焉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償節償節  
 而欲不悟本來之無我心之移一至於此今人少得志便要使人  
 要使人承奉於我山林進職行尚辟人索居門屬尚御冠眼得非以死  
 節之謂乎若然者以用為知智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  
 窮為辱若然者是以已之用者為知而以人之窮者為辱一移是

今之人也古之達人不作是規是矩  
 是蜩與鸞鳴同一自足於枋榆之下者也何見之小哉夫惟蜩與鸞鳴乃同一見而我以與之同故曰同其同鄙亦甚矣  
 哉

數行又別以箇讀

躐二音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驕躐音也踏市人  
 弟足則以氣大親則已矣父母之足則辭以放驕兄則以嫗  
 而噓嘔拊之至義不物  
 人見人我而生至義不物  
 自然至仁無親至仁無  
 先覺至仁無親至仁無  
 徹志之勃勃去也勃  
 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已理理言之有  
 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予知能六者塞道氣意六者謬



此四者  
以下教  
下天處

也此四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道者德之欽也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者為德之欽生者德之光也降本流

乃生生則品物咸章而光輝性者生之質也有生者有生、

發越矣故生者為德之光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如人

則偽偽則所謂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夫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與物為構而生謨謀者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

德性之知有所不知知者赤子力以不得已之謂德其有所動

之睨然視物而不於分別手以不得已之謂德又皆不

已而後動動無非我之謂官致藏百體從令也名相

女而實相順也此其名失則相順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羿工乎中的而不聖人

乎天而拙乎人聖人盡乎天道而夫工乎天而良乎人者

惟全人能之良即自

惟蟲能蟲天下物有万不各皆謂之虫惟虫能虫惟蟲能天

謂惟虫能不失其天性之自然也全人惡天若夫全人則不惡人之天不知

為人之有天性之自然也而况吾天乎人乎天與人原不相分別况吾又何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威力使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

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

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言必因其所好可免而

此段言至  
人死名

數語亂出  
爭奇

范字下得  
奇

注子品錄



志於伯王之業然後介者移畫外非譽也介无者畫衣也  
湯典穆公得而有之移者棄意介者移  
華美而弗飾其心外乎毀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胥靡刑徒人也  
無所懼其心志乎死生也

夫復謂不饒而忘人復謂猶言服習夫人不能忘情於人於

矣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是始有饒遺不饒而忘人則無人忘情

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

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歆靜則平氣歆靜則平氣歆神則

順心歆神則順有為也歆當則緣於不得已歆有為而得其

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不得已者自然也天也

歆靜三句  
是教人下  
手工夫以  
進於聖人  
處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苦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

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何有勞

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默嗜欲擊

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

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執飽謂

也求飽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視日者蒿其口上之質若亡

其一謂其思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直者中繩曲者中

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夫若天下馬也天下馬

有成材若卹卹音恤若失音逸若喪其一卹其失者惜、悶若是

此篇如層  
密疊爭  
奇歆怪錄  
此可新人  
耳目長人  
音見

此雖論相  
狗相馬而  
相士之道  
實寓言表



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音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

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大公兵法也弢音韜

奉事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

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

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

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

人者而喜矣不益去人愈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虛空即空

也藜藿柱塞乎鼪鼯音生之逕音踉位其空音良欲行貌位也言行

時也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聲音歔

此處曲休  
物情以喻  
武侯久不  
聞人言

音骸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歔吾君之側乎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音栗厭葱韭音以

賓音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

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

肉將來勞去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

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

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

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虛靜寂冥不自用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也

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人則不病而君獨病之何哉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

此自養之  
一字生下  
意米



此下正言  
而謀社稷  
之福

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有心愛民則姑息之政行為義

偃兵造兵之本也為義偃兵則警備之防弛焉雖曰愛之其實害之君自此為之則殆不

成不足以為成仁凡成美惡器也夫美惡之成皆有迹也君雖為仁義哉

且偽哉形固造夫形固無形則無造形者成固有伐成固有伐者無成則无

矣變固外戰心平則爭息矣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

無徒驥於鎬壇之宮麗譙宮樓名鶴列陳兵也徒步卒也驥

之所自舍清虛神明之舍本宜靖謐以比心本无生忽然起念則是鶴列於麗譙之間徒驥於鎬壇之宮失常之變莫此

為甚故云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

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

知孰善其戰果勝之惡乎在在勝安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

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擾勿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謂君若欲

天地之情而勿與物擾夫民死已脫矣夫民各得君將惡乎用夫偃兵

哉

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音驂乘張若謂

音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

塗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

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

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

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音茂目病有

長者教予曰若棄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

方明等名  
皆是寓言

此承上章  
勿擾民意  
而揭黃帝  
為準以闡  
无为之意



此慨世之趨俗逐物者是正大議論

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招世之士與朝招世招將於世以自見者中民之士榮官務求得筋力之士矜難謂勝人所民心者務求得筋力之士矜難謂勝人所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得志法律之士廣治廣其治世之具禮樂之士敬客飭其動仁義之士貴際貴在

揚為世態之文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北和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北壯精神廢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精神

錢財不積則貪者愛權勢不尤也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

物謂物力勢即權勢總上二者而言樂變謂喜於更張以自夸耀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凡此皆時使然時此皆順比於歲

不物於易者也譬如一歲百物生成皆順此馳其形性若外

形內馳潛之萬物泯沒於萬物之中終身不反終身不知歸宿悲夫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夫射

鵠為期故射必中鵠而後始見其為巧若其有前惠子曰可

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

皆羿皆堯之喻乃為鍼惠子曰是之病

數語總結



天下必有公理以為是非之准的若非有

公是而各是其是則人人皆堯矣而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

然則儒墨楊秉四秉公孫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

遽者邪其弟子曰哉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

矣言其術能冬爨鼎而冬不寒夏造冰而夏不熱也曾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

召陰非吾所謂道也言冬爨鼎而夏造冰若雖矣然冬至陽陰則夏不熱矣雖遠時而有可召之理吾示子乎吾道於是

其術未為高而吾之道却不如是也

此引魯遂  
調瑟事証

乎為之調瑟廢置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

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

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言調瑟而置一於堂置一於室相去雖遠而鼓宮宮應鼓角角應可

律則同猶易調也若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有不相合也而

鼓之二十五弦一時齊重而音未始異此調之誠難者必也

是而音始高矣此吾之切謂而也君者取居高之義且若是若耶魯遂之自是知今

耶者謂而也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

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相拂以辭謂抗其辭以相諍也相鎮以聲謂厲其聲以相壓也言儒

墨楊秉之徒與我相攻若此而卒屈服於我未始吾非則吾之是何如耶莊子曰齊人竊子於宋

者其命閭也不以完其求妍音鍾也以求專齊人竊子於宋

也不以完蓋占者以則守門故子欲為閭則必歸之而不欲其完至求鉏鍾則束之縛之惟恐欽壞而不完自怨於已而

求備於物惠子之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又有

典人力也亦如是子者唐亡也夫楚人寄而竊閭者夜半

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楚

知莊子之  
善於戲處

卷之三

四四



人寄而啼聞夜半逃舟足未離岸而即與舟人相鬪鬪可得  
耳哉

莊子抱  
論端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墮湮漫其鼻端若

惠子可  
相聞

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

既之  
不

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

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

矣質謂用自夫子之死也吾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此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音甫之病病矣言病可不謂云至

此段叙桓  
公與管仲

論可與托  
國者

於大病則寡人惡音烏乎屬音附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

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素樸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此夫

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之治國上且鉤乎君鉤求於

聲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詭可對

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忘而下畔畔無愧不若皇

帝皇者修夫道者也帝者修夫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

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

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不聞

只是無求名意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



矜才炫能者讀此能無汗背

憫人而名而喪矣者

有一狙焉委蛇音移攫抓音攫見音現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音促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音傲予以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色字包得廣鋤色即鋤去舊習是也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音其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言夫子於人物之中稱之為最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音齊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三賀者賀其得賢也我必先之彼固知之是我必先有以自見而后彼固知之

我必賣之彼固鬻之是我必先有以自賣而后彼固買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

烏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

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

遠矣言惟以悲人之悲自竟所以道日加進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多言古人飲酒於此率多以言東善納誨曰丘也聞不言

之言矣未之嘗言於萃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

孫叔敖其寢秉羽也弱而卸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凡鳥喙長者多不能

蓋言喙長而道辨不得也彼之謂指二不道之道此之謂指夫

子不言之辨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彼之謂以下莊子斷詞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辨不能舉也名  
若儒墨而凶矣今之以儒墨名者類同其所不能同舉其所不能舉豈不裂道畔智而以其學術禍天下哉

此承民無能名之意

此承上大人說下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井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而况有大之名乎  
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而况自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音磨用力也大人之誠  
子綦有入子陳諸前召九方歟音因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

此重邀示於天邀食於地若意外禍福非道家所謂祥也

此真飄選物外之言

方歟曰捆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捆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是極也九方歟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歟汝何足以識之而捆祥和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牂音威北羊也生於奧音要室西南未嘗好田而鶉音生生於突音要室西北口突若勿恠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恠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音移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倍之



結言意外  
之事以明  
人不能逃  
乎形

此言仁義  
均捐利之  
端

償焉典君同食是為世倍還債凡有恠徵者尤有恠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金而鬻之則難不若則音之則易全而鬻之恐其有足而逃則而鬻之則彼欲逃不能矣於是乎則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臨街之門為閭者也終身食肉而終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為和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去仁義而以誠實行之則雖無感人而人尚應之又况有心為之惟且無誠則貪我之仁義而

來者可勝言哉貪禽者本無厭心假之以器則愈貪而愈無厭矣器謂網罟畧弋之類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音也以仁義為則是從以一人之斷也言工人以刀斧斷制物料非不稱利於一規之頃然一規則利散為器生意漸然矣夫堯知賢之利

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外乎賢者謂高出

有暖姝者暖柔貌姝妖貌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

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音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

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永蠹音是也擇疏音鼠自

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

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音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

三刺曲當  
世倍之弊  
而空壁言  
令人讀之  
神悚



進此以域退

永蠶擇豕之疏鬣而棲之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

一旦屠其豕索其毛則將典之俱焦也人之托身權貴而一旦與同禍者何以異此故由此域而進者亦由此域而退

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牟因不慕蟻蟻慕牟因羊

肉羶也舜有羶行去聲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

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即童山是也山不生草木曰童之地曰異得

其來之澤堯舜舜曰異其方來之澤可以保我子孫黎民而已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

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是以神人惡去聲衆至即衆人所歸衆至則不比去聲不比則不利也

故無所其親無所其疎抱德煬也養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於蟻棄智蟻有慕羶之智是忘情於物也故於蟻則棄其智於魚得計若魚相忘於江湖則

即無心天下之意

羶行

於稱三句

此句讀成

之志情也

耳以心復心人必不為羶行無羶行則與物相忘將使目忘乎色而所視者惟口耳忘乎聲而所聽者惟耳

心忘乎識而特表真人之志情也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

之不以人入天無心以待事不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

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順生死於自然不

藥也其實音董音也桔音梗也雞音癰也音不音零也是時為帝者也

何可勝音言言試以菜喻其實微矣董毒而梗浮雞補而零

不用者失矣然亦豈有常帝乎哉即率數品其他不可勝言

是可以現死生得失之故矣董烏頭也雞癰即本草所謂灰

實豕零即猪苓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惟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惟



半數段  
皆雜著叙

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大夫種后為句踐所殺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鮮之也悲鴟梟夜能撮蚤而晝不見丘山目有所適也雀怪長而鮮之則悲是有節節也節非止而不過之意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攪也恃源而往者也河也有損謂枯竭其流也然此三者日與相守而河未嘗其攪亂者以水有源水故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審猶定也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水得相守而不流故曰守土也審影之長短反側一視乎人故曰守人也審物則各以氣類相守如磁石吸鐵狸犬守鼠陽燄取火方諸取水要皆一定而不移故曰物之守物也審

故目之於明也殆五色令人目盲耳之於聰也殆五聲令人耳聾心之

可物欲喪

於殉也殆殉人歟則殆心喪也九能其於府也殆九能其於府也殆之成也不給改殆一成則不及改禍之長也茲卒禍之來也茲多矣其反也緣功其殆也由人力自取其果也待父其殆之果成也又非朝夕之故而人以為已實而人以為不為殆也以吾實當有是耳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戡民無已其為是言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踞而後善搏也故足必取有所踐而不踐之地踐者取資焉故持其有不踞之地而後行者得傳取遠致之功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所謂也所謂也人之知物所知幾何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所謂也

大陰等字  
皆莊子自命夫大者

神會有所超於知之外知大一知天之所謂者知大陰知天之所謂者知大信知其有



浸上補下  
意未

有大知大定知其有至矣是皆天之所謂者至大一通之  
 信也知大定知其有至矣是皆天之所謂者至大一通之  
 未始有物可大陰解之大陰解之可以心融解之大目視之大目視之可容吾  
 以心潛孚之大均則可大方體之大方體之並而體矣大信稽之大信稽之則可  
 動之期大定持之大定則可恃  
 盡有天人事盡則循有照循自然冥有樞冥有中始有彼始有彼物  
 之始必有天理見則其解之者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  
 不知而後知之惟以不知為知乃真知也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欲問造化之理也不可有崖際亦不可  
 為無頤頤滑有實頤頤旋轉似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古今  
 崖際同滑有實無物而實有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古今  
 無代易亦則可不謂有大揚摧音乎於此不可有闔蓋不亦  
 無虧損

只不惑三  
字提出教  
可以結一  
局之文

問是已是而巳奚惑然為然為哉以不惑解惑以此不惑之  
 惑之復於不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大不惑也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

彭陽字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

王果曰夫子何不譚

音

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

彭陽好進

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獨

叔以隱者  
語之欲其  
自悟也

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

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

無恬退之德而  
有干進之智

不自許

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

若苟不以氣節自許而與  
之滑和以神其交則其氣

未之所薰必將顛倒  
昏昧於富貴之地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非徒無盜  
實相損也

夫凍

凍暘二喻  
甚佳

者假衣於春

人若凍而无衣則  
暴於春陽而自煖

暘

者反冬乎冷風

傷暑而  
成暘也

彼於冷風  
而自寒

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

其自處也  
達而嚴

其於罰也



所稱圣人  
似指公  
閔休

父子之宜  
二句文法  
倒用

言圣人  
無性致為  
字

無救如虎其虜人也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非有辨才正德誰去動之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

卑此尊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物也樂矣其於人也樂

道之通而保已焉其於人也樂矣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

人並立而使人化其處鄉國則和氣之所薰蒸有父子之宜

彼其乎歸居而一間音其其所施彼其而居乎家則父子以

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此之於人其度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本故其

達綢繆以盡一體之愛者似乎有心復命搔作而以天為師

夫性根極於命者也盡性則致命矣故聖人復命人則從而

命之也以天為師謂聖人為天可也而

憂乎知音而所行恒無幾萬年師心故嘗憂乎知之所不及

年之中所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我方欲行而死生之期其有

不若師天之為得也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

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雖若不知不聞而

也終人之好之亦無已人之好其美性也然故曰性也聖人

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

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

也

此因鑑美  
之喻而及  
至人愛人  
之名



喻中生命  
其奇絕矣

其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况見如所見聞如所聞者乎十仞之臺縣

衆問去聲也也喻諸其暢然以十仞之臺而縣衆問者也十仞之臺

致望鏞以聞之間所聞所見若此則一時耳目何如哉

冉相氏古聖君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蓋同嘗舍之環中虛淨無物之處真

此終師天  
之說

萬物之成則無始無終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而彼

不化者以為之樞紐蓋亦嘗舍是乎舍之言止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人皆

為師矣而不得師天徒枉心以殉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

夫物則其為事也將若之何哉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

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也所行之備而不

渝泥其合之也若之何也其與天合一

湯得其司御司御猶云司牧言天門尹登恒為之傳之伊尹

恒疑作衡傳為師傳以教民也言天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

又命尹登阿衡以任教民之職也為之司其名其曰

師衆也固拘也言其教民一從衆人之欲為之

而不拘人之必從得其隨成之道而已矣為之司其名其曰

司御者名焉而之名羸去聲此名在世間是得其兩見則必有

已湯不顧得也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尼故仲

高下相傾長短相形天下皆落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尼故仲

意必固我去思慮為之立教人之法思容成氏曰除日無

慮且無况名乎名不立又安有兩見乎容成氏曰除日無

歲無內無外是以容氏有言曰除日則無歲矣無內則無外

魏瑩梁惠王與田侯牟齊威王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

之犀首官名時行為之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



魏非齊敵  
而屈首敢  
出大言以  
故季子耻  
之而以策  
城為喻

雖衍請授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繫其牛馬使其君  
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畏忌而走然後扶音秩其背折  
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  
之此胥靡之所苦也胥靡者城旦春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王致之  
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  
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  
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道則無大小強弱而  
戰爭之事皆無足論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音戈蝸牛也者君知  
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

惠子聞畢  
子有求道  
之說故薦  
戴晉人而  
見之王晉  
人有道其  
也

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  
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若存若  
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  
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惘然音音敬然有亡也客出  
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  
猶有鳴音鶴也吹劒首者音血無而已矣管孔小猶以形  
氣相戛而有聲

之前壁猶一呖也謂無所容  
其聲也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地名之漿音賣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此言登極  
井之有隱  
德



登極乘屋也言其鄰有夫妻  
子路曰是稷也音總髮何為者  
為八臣妾而與人升屋者  
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言其有至德而是自埋於民自藏於  
田畔其聲銷不求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焉

且與世遠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陸而沉者也陸

隱者是其市宜僚耶應士楚白公將人亂使人召僚僚不

而難不及僚其人必自守而不慕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

矣彼知丘之著也知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

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天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

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言其必子路往視之其

室虛句即  
至則行矣  
之貴

室虛矣

長子去人曰子年曰君若政焉勿國奔治民焉勿滅裂昔子

為不耕而國奔之則其害界外國奔而報予云而滅裂之其實

亦滅裂而報予國奔上壞大而草根盛也滅裂滅善子來年

變齊舊法深其耕而熟穀稷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

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

遁其自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人多故國奔其性者

欲惡之孽為性崔常蕪音蕪音蕪始萌以扶吾形

扶助尋擢吾性音擢音擢並潰漏音潰不擇

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故國奔其性者克治功疎虛

崔常蕪始萌以扶吾形而耳目口鼻充滿色塵尋而擢拔

吾性離其本位於是有潰者漏者終者百病交攻不擇所出

此段封人  
以治喻  
政亦予却  
借其言以  
明養身之  
道



若

若漂疽疥癰則發也內逆則潰也洩膏則漏也蓋性失其養則形神與之俱病理之自然無足異者此便是鹵莽之根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

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魯人焉推而強之

鮮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畜子獨

先離音離之曰莫為盜無乃為盜乎莫為殺無乃殺乎榮辱立然後睹

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

人之身使無休時以名利后人使之自困死時而已歆無至此歆其不殺得乎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

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一人有不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

為物而愚不識匿其情以為物執大為難唯不敢大為難唯不敢

之不木而罪人之不重為任而不勝罰人之不者遠其塗而

訟不至遠其道塗而誅民智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

士民安取不偽為人上者日出多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

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虞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

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

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人惑乎知

所知者如有目則能視有耳則能聽有口則能言有身則能

動人皆尊之而有知於形體之外以主張綱維乎其間者是

謂知之所不知是况恃之而後能知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

也此而不知尊之可不謂大惑乎哉

此段既思  
古聖責已  
而不求於  
人以崇今

之不木而罪人之不  
言其誰責  
而可乎意  
極婉切

此以伯玉  
之進退耳  
為言



此段表灵  
公得溢之  
由

已乎已乎誰能逃則所謂然與音然乎則所謂然與此而為知者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音翰伯常騫音希常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

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交際其所以為靈公

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此亦曰國人所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

三人同溢而浴史鮒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謂於浴之時史鮒進御

公恐賢者見之故進所搏之幣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

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稀常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

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

銘焉曰不馮音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謂此地子孫不足馮藉

丁之銘是也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

此段專闢  
同異兩見  
只以之執  
不距作主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

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

百体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体而謂之馬也譬之

散為百体立為一体散則其異而立則其同也然而百体无

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井而為公

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

氣天不賜天不賜為恩故歲成五官效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

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

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淳淳事之禍福至有所拂

者而有所宜有所拂於彼者自殉殊面若以我見自殉則事理之變如人之各殊



此証言造之無異同

其面有所王者有所差有所正者必有所差惡去尽同乎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水石同壇非異乎而同萃於大山之上則同中有異而異之未始不為同也見矣此之謂丘里之言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天地陰陽皆因其大以號名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本無名相非有同異既已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有大小其同異矣乃得比於道乎哉不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

此因問萬物之所生而示之

此言季子真接子之說皆未免於物

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昇降壯起雄片音判合於是庸有也片常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序之相時序相隨橋運相使氣運橋起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各有條理此物理之所有乘氣机以出入者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雖言之盡知之至不過說個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季真接子二家之議孰正也當於其主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鷄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智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度其所將為斯



俱是番办  
或使直為  
之未離乎  
物

而折之

就此理而折之

精至於無倫

精小也

大至於不可圍

典禦同

或之

使莫之為

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未免為物所圍而終有失言之過

或使則實莫為

則唐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

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大抵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意度而去道疏遠矣

未生不可思

禁也

已死不可阻

遠也

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

使莫之為疑之所假

世人之疑方假此而起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

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

與物同理但得于無言方可合万物

為一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

推求其本皆能遠離于物道不可有

有不可無

既謂有安得而無之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道之為名必有假之而行世者矣

或使莫為在物一曲

皆泥物而在一偏

夫胡為於大方

安得謂言之大道言而

結意以  
答少知兩  
家之問

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

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

議其有極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

要一言默則如何而可在

非言非默上自有極處



刻三元品彙莊子南華全經句解卷之四

會元 九我 李建機 一爾張父品註

解元 衷一 李光縉 一宗謙父彙正

經元 鰲海 陳榮選 克舉父叅註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免外物謂外來之禍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

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死信故伍員流於江其

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子青吳臣被戮累以鴟夷之皮沉之於江義弘周

主時臣被放婦蜀割腸而死蜀人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

孝未死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孝已殷高宗之子逐於後母曾參為父芸瓜誤斷其根大

此段見人  
當為其所  
當為而不  
可死其所  
唯不



杖幾死故以為  
有憂悲之事

此論造化  
五行暗影  
人事

木與木相摩則然以木摩木金與火相守則流以火攻金陰

陽錯行則天地大絀音絀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

槐若陰陽錯雜則天地之氣鬱而不伸於是而有雷霆奮水中起火乃焚大槐槐者東方之木老而生火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不知道者不問世故有甚憂而陳

靜消心火音陳不得音陳成心若縣音縣於天地之間若將此

天地音陳慰音陳沈屯音沈利害相摩音陳生火甚多

不可撲滅音陳衆人焚和音陳其天如此月固不勝火音陳水不勝火

於是乎有債音陳頽然而道盡音陳於是乎有莊周斃而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

月字下得  
音月即水  
也

貸予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

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音鮒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

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音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

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

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音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

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音乾魚之肆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牂以為餌音餌索也牂捷牛也

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

緇音緇緇沒而下驚揚而奮鬣音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

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音離而腊音腊之自淞河以

有言者大  
抱負者元  
有大波施  
有大波施  
者入有大  
成就

莊周言邑  
金不之必  
濟目前之  
急故以鮒  
魚為喻



東蒼梧以北莫不厭餓飽若魚者已而後世音權才諷說之

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累小繩也趨灌瀆田中灌守鯢鯢小

文氣跌宕  
直與巨魚  
爭雄

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縣音玄令縣令謂懸賞

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倍其不可與經於世

亦遠矣

此段言儒  
以詩禮發  
家而以刑  
符古人者  
餘為教耳  
直盜儒耳  
讀此令人  
此賴

儒以詩禮發冢借喻以詩書聖賢之言文大儒臚傳自上語

言

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相與後事若何事小儒曰未解裙

此賴

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去

此賴

死何含珠為小儒言未須解其裙襦口中有珠在焉又引詩

此賴

布施死何含珠言人生前不知重家樂施死後其金珠以

此賴

為地下含銅臭之夫鄙吝若此以下云云相與計取珠

此賴

接其鬚摩音其其顛音歲儒以金堆控其顛徐別其顛無傷口

此賴

中珠唇上白鬚順下口顛口旁曰顛旁曰

此賴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採薪而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

此賴

而趨下末俛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修上上長也趨下下促也

此賴

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持與汝容智容動容斯為君

此賴

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

此賴

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音敖放萬世之患抑固窶邪汝之窮

此賴

邪其略其略有弗及耶抑其經畧有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夫

此賴

驚恩惠結人之歡心而中民之行進焉耳庸民之行相引以名

此賴

驚然自得者醜也

此賴

驚然自得者醜也

此賴

驚然自得者醜也

此賴

驚然自得者醜也



此章重智  
有所困神  
有所不及  
謂所不及  
以智則有  
所勞惟任  
自大則充  
不善夫

相結以隱心相結以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而忘而閉其所譽  
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今之人皆曰吾將反斯性於唐虞  
鼓舞振作乎民而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聖人无心與  
不知動之無非邪也事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以今天下之事自任哉終見其矜持  
費力焉耳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  
江使去聲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  
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  
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圍五尺君  
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

總結在此  
數語

以卜吉乃剝龜七十二鑽占之七次而無遺策音仲尼曰神龜  
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

雖

此言小智  
之害

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魚不畏網而畏鵜  
去小知而大知明

此段言  
月之為日



些言人志趣各不同

相

極其

行焉

波

字下得

至人之行不留於此

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

且以希常氏之

其造而後無以相賤也直等耳

故曰至人不留

其功今之不去者只為富貴

其造而後無以相賤也直等耳

故曰至人不留

其功今之不去者只為富貴

於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

其彼所謂世教者

承意不彼

意而不外之也

彼者外之、辭

目教通

目教通

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智智徹

些言人志趣各不同

為德

之為害

之為害

之為害

之為害

之為害

之為害

至无二句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怒生季春

木

久其然

田器於是乎始脩草

靜然

有疾只求一真靜則真氣皆滅音慈可

以休老

皆滅侯云剪滅剪滅男女声

寧可以止遽事若急遽

衆止而事无不理矣雖然若是勞者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

過而問焉

虽古若曼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也佚人則不

先安於止故勞者之務佚者

未嘗過而問焉問講求之意

聖人

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

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

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駭與駭同謂改百姓之規听

演門名地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以善哀毀得名其黨人

毀而死者半其黨慕之毀而死不得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

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音存於窾音水

諸侯弔之三年由徒狄因以踣河許由逃堯務光赴淵其名

容好名

之只以自



子而跋竅意諸侯讓用而諸侯但弔其自若耳后  
三年申徒狄又因以投河人之好名一至此哉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取魚兔之具也既得則死用矣在者在于得也  
筌香草所以餌魚蹄兔耳也係其脚故曰蹄言者所以在

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莊子  
百叙立言

之意

行寓意

行寓意

莊子品目

寓言十九其十居重言十七其七居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謂常

常言也和調也天倪天理也寓言十九藉外論之相比論親父不為其

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親父不為其子媒者以親

信為可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吾之不得已而托外論以求人

之罪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

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凡人之情喜其與已同而惡其

是非同異莫定而吾以重言是為者重言者借古人之重

止之重言十七所以止言也是為者重言者借古人之重

然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苟年長矣

未漫無所知徒以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年本先而曰無

年稱非所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所先者謂其不



知立人

之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無人道則亦陳腐厄言日

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厄言者厄酒之言和理而

月不言則齊蓋理本至一無齊與言不齊若以一形諸言與

齊不齊也以言而論夫故曰無言言無言故曰無言者非無

而終歸于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

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天下之可與不

未也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

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

然無物不可非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非厄言和理

其久而有不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又自物而論物種相禪

易之定

始卒若環莫得其倫夫一氣和神始終循是謂天均

有至齊者在天均者天倪也厄言之所出和是而巳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

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

知也勤志即敏求之意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

孔子六十而化則已謝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人降才復靈

以生復此靈覺之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

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誼音考立

定天下之定大服人之口非心服也必使人心服而不敢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彼指

莊子品錄

四卷

此一版  
南華推  
奪夫子  
至矣

已乎苟  
莊子嘆詞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動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鐘不泊音記及也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

玄音其罪乎無所縣其罪謂曰既已縣矣即此悲喜之心夫無

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大无所係累者彼視三釜三千鐘如鶴

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心近二

年而從隨順三年而通明通四年而物心如槁五年而來寂

寂寂滅者六年而鬼入納造化七年而天成映天八年而不知

死不知生生死無心無九年而大妙默契

生有為人之生也死也勸公死則同歸於無為而已公之為

不知生

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人皆以其死也

其生陽之始而果然乎汝果以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以生欣戚於其中耶適者快適之意

天有曆數運度地有人據極者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

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

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衆罔兩問於景音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披

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

稍問也叟叟景稱罔兩之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音甲也

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屯影聚也遇陰與夜吾

未句善形

此言字問

此以造化

此典內篇



老子

代也

代影去也遇陰夜則無影

彼吾所以有待邪

彼指形言形有所待而况乎以

有待者乎

形尤必有所待

彼來則我與之來

彼往則我與之往

彼強

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強陽動也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

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

至舍進盥音漱澣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

請夫子夫子行不間

音

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

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

睢睢盱盱矜持不自在之貌而誰與居言人將畏而去之

太白若

辱

辱者恥而自藏也

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

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言未聞老子之先矜持自名故人之既聞則退犬自晦人視之為

常人

十

四卷



雜編讓王第二十八

前未留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

友伯善

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汔之

西戶之衆

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

側是重

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前戶不以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

害生此云

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

不以易生

之所以異乎倍者也

以是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

之為重

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

在子

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道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  
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不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音權動乎后  
之為人葆力佚云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  
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世孟子  
此言與同  
而意則異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  
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  
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  
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  
其所用養害所養所用養人上也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

叙人王去  
存生

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軀其矣  
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  
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叙王子搜  
不以國傷  
生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  
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  
輿王子搜援臂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  
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  
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  
曰今使天下畫銘哲言約也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攫奪取也



胃取其銘也則右手廢廢斷而去之也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

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

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

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

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

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曾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問直也

布之衣而自飯牛曾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

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若致幣顏闔對曰恐聽

者誤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

叙彦闔之  
逃富貴

又點簡寫  
生字未

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土苴喻以

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

生也今世倍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也也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

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不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

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于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

有道之上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

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立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

又以彈雀  
事論易  
者以然之

子列子

四卷

十二



觀列子之  
不受粟卒  
亦不受禍  
可謂有知  
哉之明矣

名曰確說

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事子皆得佚樂今有飢

觀屠羊說  
三辭之言  
有主其  
今不易業  
以楚葉有

人言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音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  
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  
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音之屠羊說曰  
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  
不敢當其賞王曰見聽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不有重賞大  
功而後得見今臣之智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

不即說畏難而被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

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

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三旌之位

卿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

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

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友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蓋以生早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

蓬牖二室夫棲焉以為室以蹻為門上漏下濕匡坐而弦

琴也弦子貢乘大馬中維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

原憲華冠華冠七裂而開徒履履不著根曰絰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

起語使見  
不敗其下

正坐也

華冠七裂而開

履不著根曰絰



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後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稱譽之而行此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隱也

借仁義以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緼表外也顏色腫噲虛聲貌手足胼胝三日

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言冠之捉衿而肘見音現

之短約屨而踵決言屨之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謂之有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末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

此見顏子之貧而志之貧而志

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寒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天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信也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忤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丘之得謂得其友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未

主意在祭重生兩字

貴也奈何瞻子曰重生性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

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汝不能勝則從之乎神無惡乎

夫入有神能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上夫我之元神既不從者夫我之元神既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

莊子內篇齊物論

四卷

十五



魏年以下  
莊子贊詞

年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于

道可謂有其意矣

言魏年以公子學道此之常布之士重胃  
尤深故其勝之也愈難然雖未至於道而

已有向道  
之心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

音參不糝有顏  
菜無米也

此條多有  
妙語讀之  
令人豁然

色其備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

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

無罪藉

謂凌  
軼也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

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

與賜細人也召而未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

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

窮今立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

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宏既至霜露即降吾是以知

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

孤高  
貌反琴

而弦歌子路屹然

舊舜  
貌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

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

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

音

伯得乎丘首

潁陽丘首皆山名按共伯名和當厲王之難諸  
侯立之后歸于國時意丘首之山

舜以天下諫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

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

言不止自失  
其身而已又欲

以其辱行漫我

漫汚

吾羞見之因自投於清冷之淵

子貢悟道  
至此得夫  
子之教深  
矣



按三子自  
投矣實死  
釋不就而  
去之則亦  
已矣何為  
自傷其生  
乎吾知其  
非大道之  
所耳也

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  
知也湯又因瞽瞍光而謀瞽瞍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  
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焮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身  
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  
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不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乱世而  
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甘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  
水而死

湯又讓瞽瞍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  
子胡不立乎瞽瞍光辭曰廢上非冢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  
去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冢者不受其祿無道之

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  
水

此次伯夷  
叔齊不  
已而高  
水若無  
下隨務  
之自沉  
得已者  
得是言  
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  
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  
旦卿周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倍其祿也就官一列尊其爵也血  
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  
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  
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典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  
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見殷之乱而遽為政  
上謀而下行貨上則用謀而下則用賄阻兵而保威險阻其甲兵以保固自已之威



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皆推亂以易  
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  
下闇周德衰其並音乎周以塗泊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  
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  
富貴也苟可得已則不允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  
此二士之節也

鍾桂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此篇訛傳列聖戲劇夫子蓋放顛  
狂老而為之者恐非莊老真筆

孔子與柳下季為父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

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穴室謂破人之屋樞戶謂破人之戶樞驅人

此下季與  
柳下季以  
兄說盜跖

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

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小城曰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

為人父者不能詔其子為人兄者不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

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

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立竊為先生羞之

立請為先生往說音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不能詔



其子為人兄者不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

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

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

易辱人以言先生死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御子貢為右往

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

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象敬再拜謁者謁者

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

偽人孔丘非耶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

冠以木皮為冠帶死牛之脅以牛皮為帶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

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返

閑冷語

目如明星

句前善快

盜跖

盜跖

膾人肝而舖之句

其本妄作孝悌而微俸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  
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書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季願望履幕下謂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  
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  
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

此孔子與盜跖相見因言其有三德以為進說之端

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音之  
此上德也智維天地能辯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  
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垂  
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  
去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



應前不顧  
父母兄弟  
句

此盜跖  
訓列聖  
處

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  
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  
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結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  
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  
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  
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  
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  
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  
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  
太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

戲劇夫  
處

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  
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  
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  
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  
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  
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  
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  
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  
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其辭說  
稅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



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  
不成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  
邪則再遂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  
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  
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  
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謂傳子也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  
王拘姜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與孰同論之皆以利惑其  
真而強上及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  
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  
去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  
又訛美若東齊人者

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音嗣又公文公後背之子  
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  
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見殺犬豕也操瓢  
而乞者皆離麗名輕死不念本軀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  
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  
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  
足貴也立之所以說音稅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  
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  
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  
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  
此亦論但見偏耳



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平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音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立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耶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謂前謂後孔子曰然立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扁鵲虎須戔不免虎口哉

此以運  
柳下季  
結案

此因上章  
餘意得與  
滿苟得與  
先朝名臣  
世人險詐  
以求利達  
不如直情  
相忘為愈  
也子張所  
問蓋因十  
祿而得其  
名滿苟得  
則以苟得  
而滿其欲  
為自去之  
道終而折  
衷於無為  
東門外東  
者乃其自  
大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言何不隨行以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義人事之宜謂人事之宜真在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臧獲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  
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  
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  
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  
為首不成者尾

子張曰子不為行將使疏戚無倫貴賤無象長幼無序五紀  
六位五紀人道之五倫六位三綱中之六位也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  
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象乎王  
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  
位將有別乎

且子正為名

子求仁之名

我正為利

我則但言為利耳

名利之實不順於

理不鑑於道吾曰與子訟告之以求成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

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

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

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

極者天然極自有之理

面觀四方與時消息

若枉若直以下只是

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

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

胥快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

比于子胥以下皆言立節尚行之患

干申子不自理產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象之失

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



服其殃離其患也

服被也離罹同

無足不知足者問於知和知大曰人卒未有不與名而就利者彼

無名志在

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矣夫見下貴者夫我之一

與名就利

之下我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智不足

意為先是

邪意智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或故推求正理為知

徒故知和

和曰今夫此人此等名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

告以富者

為夫絕俗過高之士焉必為人皆不我若而我是專無主此

散惠中周

之以為命胃中全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不過能覽古今之

乃主全身

別而與俗化世無主則與俗同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

亦患耳

也棄去至重至尊之名利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

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躍之

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而不兌於患也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勢窮盡美好至人之

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協音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

人之智謀而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尊國而嚴若

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

象習也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

我孰能辭之非託也知和曰智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遠其

度智者之所為故動則如以百姓是以足而不爭是以嘗知

有此段分

附富為艷

美之鄉



此又紀堯舜其許由皆作好說

爭無以為故不求何者无以為故不求不求故不爭也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而不足故求之爭求而求者已者也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而物有餘故棄之雖棄乎天下而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有餘而棄不足而求廉貪之實非在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害計其害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慮其反害於性命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百姓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則可以有是名而无忝笑彼非以興名譽也然其有之也非以興名譽也聖人不自名而名歸焉耳

此下皆言則之為害

連下六句可謂文法中間交換曲折入神

無足曰必持其名必持名苦體絕其約養以待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在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聲簞簞之聲口嘆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動其意遺忘其業謂謂亂矣彼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氣失其平或咽上而為彼或洩於下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謁靜居則溺體澤則馮貪財以慰貪權以謁天下之勢居靜則數波而溺體澤則馮氣而慙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積聚多財滿於阿堵暴於耳目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醯醢滿心戚醯醢惟悴形神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割與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



此可破市  
并之惑

害内居楼疏疏窓也外不敢獨行外則盛其卒徒可謂畏矣此  
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  
財求去其財貨單單音丹以及一日之無故單求如何者平旦之无事而不可  
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得也意絕體而爭此

雜篇說劍第三十

此篇類戰國策士之雜談意趣薄而理道疎恐亦非莊

是章始終  
叙事而叙  
論在其中  
君人者好  
尚金微而  
風声奔走  
係矣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  
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如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  
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  
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  
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  
謹奉千金以幣從者言以此為從者之奉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  
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稅音大王  
而逆王意不下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

此叙其不  
受金之故



語亦有味

開口即為  
太豆便去  
動人

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  
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  
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曼胡纓粗而反文也短後之衣衣短於後以便作事  
瞋音真目而語難王乃說音悅今天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  
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  
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  
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太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  
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  
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誘其後之以進也  
發先之以至鷙鳥將擊必先擊其後也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

二劍之說  
最奇

此言天子  
之劍

令設戲劍戲也請夫子王乃校教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  
得五十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治也  
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  
奉皆可然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  
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  
天子之劍以燕音暗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鐔鐔晉魏為脊周宋為  
鐔鐔韓魏為鈇鐔鋒劍尖也鐔劍把也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  
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  
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  
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



此言諸侯之劍

此言庶人之劍

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燕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環食者三環其所上

之劍也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雜篇漁父第三十

此篇論亦醜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述非讀莊子孰者亦不能力此篇較盜匪說鈔諸篇頗勝

孔子遊乎緇帷林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

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袂髮揄音

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

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藉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

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

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

也折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齊民謂平將以利

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

宛從杏壇

上親接漁父有味哉

忽以安字代漁父字

莊子



頃時景邑  
描寫殆盡

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  
兌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道其遠  
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禁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  
澤畔方將杖屨音澆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解而立孔子  
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微  
之不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  
卒相丘也客曰嘻其美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  
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天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  
曰同類相從同心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  
子之所以吾請解吾所自有之道而將子之所以者人事也

此論庶人  
大夫諸侯  
天子之憂  
各有不同  
如此

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正四者治之策也四者離  
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乃不相故田  
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  
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  
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  
春秋後倫不順謂四時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  
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  
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  
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  
化齊民不恭多事乎



此論疵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  
莫之顧而進之進也謂之佞希意道諂言謂之諂不擇是非  
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諛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  
偽以敗惡去聲人謂之慝不擇善否而容顏適偷核其所欲謂  
之險兩容顏適謂兩觀人之容而以顏色適從人之所好也  
偷核核其所欲謂端人之所欲而潛引核之以長其惡也  
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  
患者好經大事好經理國大事變更易常以挂音功名謂之叨忝  
此論墨專智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  
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  
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孔子愀然而嘆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  
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難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  
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  
效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逐疾走不休絕  
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  
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愛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  
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  
則無所謂大矣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  
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  
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

在子思

八

十一



言

無聲而氣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功成而不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事親不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飲酒不其處喪以氣無問其禮矣居喪不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典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沉溺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

描寫如書

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居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常間顏回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而後敢乘子路傍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威敬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補扶桴逆立對而夫子曲腰磬折再拜而應無乃太甚乎門人皆恠天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其矣由之難化也堪浸潤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

容便之進步



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誠不得其直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田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廢物夫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道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故不敬乎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此篇的在莊子著述將畢之語觀未及自見

是章見列子止於何相熟已南華如亦已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瞿人伯昏瞿人曰奚方所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將食先饋十五卒成數而言食十將食而五將食先餽謂其

使人輕乎貴老而整音略其所患其將食人特為食音略之貨

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瞿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處已



發示三亭有味

歸結在一孟子

若此人將以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言師之伯昏瞀  
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主賓客  
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魯不發示  
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  
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汝又安用也夫入感而悅又汝不  
也能自悔見異而致然他且有感搖爾本才豈惟外不若自  
動汝本又無謂也益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  
人毒也彼所學來至其言淺莫覺莫悟何相執也子今莫覺  
惡復有典汝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邀遊泥  
相誰何者哉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造物以下莊子新詞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緩即人名呻吟祗音三年而緩為儒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言利澤及使其弟墨緩因使其弟墨  
相與辨各以其學相推長其父助程其父溺愛少十年而緩  
自殺其父夢之見夢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使汝子為墨者  
我與季子亦有恩矣闔朝嘗視其良猶恨既為秋柏之實矣我之墓平  
意蓋持其有恩無報者以為父尤也夫造物者之報人也  
不報其父而報其人之天請以造物論天之報人也不報於  
人之力也彼得為墨人之天也天謂彼性彼固使彼者使彼  
分中帶得有此熏習之氣故為墨而墨成彼固使彼者使彼  
為墨既已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夫緩也固食  
其親謂成彼者其生皮者待而齊人之并飲者相粹也人



南華之遁  
大之賢二  
語之緩公  
條所以為  
復復然添  
者之成  
此度性  
手自俞道  
廣天而未  
有所施

即齊民道云衆人也此井豈一人物耶鑿也出泉往來井故  
造物者不自新也而人固專之以為己私可示弗廣邪故  
曰今之世皆緩也私思者皆緩之類也自是有德者以不  
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夫至人無思上德不德有德者古者謂  
之遁天之刑謂不務道而務施報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古者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  
安故聖人安其所安而不務其所不安安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  
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泚音漫聖曆危於支離盆殫  
音刑千金之家三年枝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死不以可  
名者為故無其多衆人以不不之以不可不故多兵順於

末句嘆言  
小者  
曹商以車  
自修南華  
以適自守  
趨向便自  
不同

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苞苴以禮物相遺饋者也散精神乎  
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欲以兼濟乎道物以若是者  
迷惑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不知太初之理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  
始而其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  
汝為智在毫末而不知太寧不知太寧之理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蓋車  
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窮織屨稿項黃馘  
者稿項、无餘肉而枯瘦也黃馘耳无潤澤而黃馘也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  
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



極言其汚辱不足貴

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為和之幹國其有瘳乎曰

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以文飾之從事華辭以支為

旨以枝葉之言為美忍性以視與示民而不知不信矯揉其性以示民而不知其不信

受乎心心有所著宰乎神神有所主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願

與誤而可矣彼指仲尼願養也言仲尼若與汝宜而與之今以安養乎天下與此誤而用之則可焉耳

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休已也言勿用也

也

例言有為之學有道

難治也民未易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施人者當忘其施苟有所施而未忘

者之

則以有心治民非天之布施普物無心者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

賈不齒於大道謂其有私心也然而士農工商國之四民雖使為士者齒之而神者齒之乎神則天而已矣道而已矣人而不天宜其不為所齒也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桁楊桎梏為內刑者動與過舉動過失

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宵人即小人離佳麗也訊鞠問也離內刑者陰

陽食之為造化之所體夫免乎內外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孔子曰九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暑暮

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其貌若朴而外求利有長若不肖

內抱長而有順懷音環而達順理而有堅而音堅剛而有緩而

外若無能音能有順懷音環而達順理而有堅而音堅剛而有緩而

金音金急音急舒音舒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執故君子遠使之

此言真人可免內外之刑

此段論現人之術

此言



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宋之公族一命而偃一命士也再命而偃再命大夫也三

命而俯循墻而走三命卿也俯身伏于地也孰敢不軌軌則循墻而走不敢當路也

如而夫者而今之一命而呂鉅驕矜也再命而於車上儼輕掀也

三命而名諸父呼叔父之名孰協唐許言若此之人其德物之唐

許何始哉戎害也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音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

而敗矣睫者眼睫虽眼之所不去无而亦足害眼前如真常也而欲從事於內視之學以求忘其所累多見其敗而已矣

凶德有五心耳目口鼻五者皆去為害中德為首而心之何謂中德何謂

為中德也者有以自好去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謂以我之

所好而謂人之所不為也

窮有八極達有三元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嚴勇敢八者俱

過人也因以是窮貌美則娟好有鬚則瀟灑長而大則魁偉

曰勇膽有决斷曰敢八者俱過人未元旁也緣循偃俠困畏

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不去自立之貌偃俠隨起隨倒之

之人俱不若人而智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

却有不達之理

廿七

此段言八極三元六府語亦高奇



者倪達於知去聲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知慧一府也  
通勇動一府也達生之情則取怨憤仁義一府也仁義則多責任  
達生一府也達生之情則造於實際倪太而大解矣此一府  
最為上乘達知一府也達於知則知天知人天之肖子也達  
命一府也達則曰吾隨之小達則曰吾遭之蓋遭則後有  
委命之意隨則無吝心  
矣又達命之上乘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謂見莊子而

之色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以織蕭為業者而食者其子沒於

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死

在九重之淵而驟危額下子能得珠者死遭其睡也使驟危

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

之猛非直驟龍也子能得車者死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

此喻人之  
不慮而得  
歟君而得  
帝

為整粉矣整音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

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大音泰廟雖欲為狐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

為連壁星辰為珠璣萬物為殯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

此弟子曰吾恐烏鵲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鵲食在

下為螻蟻食奈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夫君子之立教也易其心而居語不

平也終於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文獻之而後言無徵之言

不徵而巳明者誰為之使神者徵之且人之聰明誰為之使

語雖不經  
亦自有味

奇特之詞

莊子品彙



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入於其功  
外也求其功於外者也不亦悲乎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此篇莊子後序也

天下之治方術即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人皆自是其見

未叙古今也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

之孝術之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叙剛知見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

方術多矣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

至道術將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

為天下裂參為驗參者以此以稽為決稽者考今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

數言之而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



以其書自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  
列於其中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  
若卸暑之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曆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  
幸乃鋪序於總序之內蓋其心以道導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明陽春秋  
激一篇之言未嘗不知聖門為正也諱其自好一察猶云偏見小知譬於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  
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音一  
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

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密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  
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歆為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迷也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  
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此本古之不多於後世不教后不靡於萬物不以萬物不暉於度數不以  
禮樂度數為華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以繩墨自矯使自餘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古之道術如此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之  
太過已之大順二子為之太過已之大順其受用在於此而作  
為非樂命之曰節用非樂節用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  
其道而非聞以爭聞其道不怒其為道又好孝而博又好孝而推廣



歷數帝王之樂

引古喪禮見墨道之非

其說以不異主於尚同不與先王同雖同矣而不毀古之禮樂毀古之禮樂獨以儉約為事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平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末敗墨子道終必子之道而雖然歌而非歌人不主无歌而不可行而歌為非哭而非哭哭人不主无為樂而非樂人不主无是果類乎其道果近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音孝朴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柰

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王謂王天下之道

此又述墨子言而斷之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

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糾雜天下之

川糾率庶工糾胼無胼脛無毛沐甚風櫛音疾雨置萬國禹

墨子援禹之勞形蓋以伸墨者自苦之說也

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

以跂蹻為服跂與蹻同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

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墨之名之弟子五侯

之徒皆五國諸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三人

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尤加倍謫怪相謂別墨自名為

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觭音奇侔音



也應合也奇偶本異以巨子為聖人巨子上首子弟皆願為之尸主

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道脉至今不絕墨翟禽滑釐之意

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胫脰無

毛相進也尚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

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稿不舍也雖大墨子之幸術天下却好之往人宗而求之

唯恐不得極其枯槁而不主舍才士也夫

不累於倍不飾於物不苟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

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其暴白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宋鉅音刑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

表華山上下均平其刑象之用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其接物也以別宥

以下評宋表

此幸古之以損已利人為道者

鉅尹文之善惡加善而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眇音而合歡以調

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形容此心之廣大則曰心之行以和

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

厭而強見自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

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

不休曰我必得活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其言曰請

升之飯以支一日足矣夫五升之飯師不得飽弟子恒飢自

奉亦甚矣將亦何求於世者而後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

我豈必以此五升求活哉凡若此者將謀曰君子不為苛察

以矯夫救世之士得志而驕矜自肆者也

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其說又曰

鉅尹文之  
悅其道而  
難屯物以

此又述宋  
鉅之言而  
斷之



苛察苛察則非別有矣不以身假物假物則非不伎不求以

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

而止其季之大旨則外之欲其禁攻而寢兵內之欲其約情

耳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決去私意趣物而不兩同楚

而不立人我不顧於慮不謀於智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

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

則不徧天下无矣物若選而教則不至而太則教有不及矣

此下季彭以齊萬物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

道則無遺者矣若与之同歸於道則道是故慎到棄智去已

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慎到之季矣智慮去已私

以為道理當如是而已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何哉將消夫知後之後鑒而近於傷者也譏髀果音奚無任而

咲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去而非天下之大聖譏髀果音奚無任而

椎拍輓斷謂絕去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以苟免世

累倍之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兀去而不動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

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音遂全而無非以

世而无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動靜自如是何故夫無知之

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

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

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

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

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

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

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

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



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安用賢聖至為哉夫塊不失道

豪傑相與咲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

得怪焉塊土塊也土塊不窮於道塗人而塊之如土則亦不

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人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

焉不待教而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

已矣其風窸然其有言也未始有言也窸惡可而言安可而

常友唯如是也人不見觀而不免於輓斷而終不免宛轉

就其所謂道非道而刑言之雖也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

不知道人皆曰三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以本道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以有累之心為澹然

之典神明  
為五者  
此下奉閑  
尹老聃之  
悅其道因  
述其言而  
斷之

之典神明  
為五者

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閑尹老聃聞其風而悅

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乙有常始也太一即有始以濡弱

著在已之心一無所住而形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

響物莫非已心之所顯著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而與之同得焉者失

而不居其得得焉者失之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

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不自滿是之義人皆取

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

有餘歸音魁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咲

巧之巧用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

之典神明  
為五者  
此下奉閑  
尹老聃之  
悅其道因  
述其言而  
斷之



未句贊美之詞

自冒頭命下分別五

者而未以已繼老子

之后明言其孝出老

子也前三段着三虽

六皆斷說其孝之是

非他老子之至此

于世受其文字轉換

勢

魚子特好

办者故不與道術特

於焉未言

為本始以約為紀以簡約為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

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閑尹老聃子古之博大真人哉

寂漠無形变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

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人莫知所歸宿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虛之說荒唐放蕩之言無端

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偏不以簡見之也奇又不欲以以天下

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天下之人為沈濁汚濁以厄言為曼

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

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行音無傷

也瓌瑋奇特之狀連行相從之貌言其書虽其辭雖參差而

詭詭可觀詞虽若參差不一而滑稽詭彼其充實不可以

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閑而肆其於宗也可謂

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虽其言如是而

物理其理不竭其出也其來不斂其來也不芒乎昧乎未之

盡者此段道理便是变化无常書以載道故此書所言直是

之无茫昧无若常人語下則遺上語理則遺物又安得謂

惠施多方惠施之學主於誇多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去聲歷

物之意歷、卒起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

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无厚是皆超於形色之表者至

微至細本不可積若形形色色



之規其立  
言真可謂  
弔詭一時  
睥睨千古

詞雖办而  
却有見說  
惠子胸中  
何妄幻若  
是耶

積而充滿天地則无厚者亦滿天地  
何啻千里又孰謂无厚者不可積耶  
道下濟是天  
亦可言卑  
山與澤平  
上有澤則山不得名為高  
日方中方  
睨則中者亦可謂之禺  
物方生方死  
甦則生者亦可謂之  
死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

### 大同異

南方無窮而有窮  
則滯於有形會有涯際又地  
不足於東南不足於西北  
今日適越而昔來  
不以形用是不謂今日適越而昔至乎  
連環可解也  
兩環相  
連本不可解大但去相連而不可  
生相合不相合則謂之解可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  
之南是也  
夫南北本不可言中而天无定体中无定在燕越  
是耶

而定之方中故越之  
北皆可以為天下之中

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辨者天下之辨者相與樂之  
惠子以

力者開口便說萬物一而曉辨者是以天下之

卵有毛  
謂卵无毛而孚生之殼皆有毛又以鷄孚  
雞三足

人皆謂鷄二足不知以形用者人皆見之孰  
知有天下

犬可以為羊  
犬可以為羊

犬亦未嘗不受也故曰犬可以為羊  
馬有卵

犬亦未嘗不受也故曰犬可以為羊  
馬有卵

犬亦未嘗不受也故曰犬可以為羊  
馬有卵

犬亦未嘗不受也故曰犬可以為羊  
馬有卵

犬亦未嘗不受也故曰犬可以為羊  
馬有卵

犬亦未嘗不受也故曰犬可以為羊  
馬有卵

犬亦未嘗不受也故曰犬可以為羊  
馬有卵

犬亦未嘗不受也故曰犬可以為羊  
馬有卵

犬亦未嘗不受也故曰犬可以為羊  
馬有卵

犬亦未嘗不受也故曰犬可以為羊  
馬有卵



誤之去令  
人胸中  
机活潑下  
華時可以  
化鬼腸  
神奇南華  
述此不為  
无補

此寺奇肉  
更无奇

指不至至不絕目去視物而不去以自視手去指物而不去  
有窮絕之時使其俱視俱至龜長於蛇龜短於蛇而龜率其  
則不至至窮絕矣故曰至不絕蛇同故曰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  
矩則不方謂之方規員亦大故言方則不謂之矩方  
故曰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員故言方則不謂之矩方  
名乎故曰鑿不圓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鳥動而不可謂之影動何者影也者有待而去者也無鳥則无影去自動乎故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行不安於弦則行中於鵠則止无有不  
之行不貫於的則不得謂之止是疾失雖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矣  
狗非犬一物可以兩名乎故言犬則犬而已  
狗黑黃馬驪牛三垂形与色而合之三也馬牛者形也驪黃  
黃馬驪牛三垂形与色而合之三也馬牛者形也驪黃

又歷圣与  
惠施办者

又說惠施  
之以办自  
賢

恒團公孫龍辨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  
能服人之心辨者之囿也办囿言叢天下之 惠施日以其智  
與人之辨持與天下之辨者為恠此其抵也抵其說大 然惠施  
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太惠施  
說為最賢他人未必賢也現其言曰天地其壯乎施言我之  
办天地為我增氣造物者为我擊節其自負如坎曼盖存雄  
而无術者也夫守雌者道也存雄非  
道也故曰无術无術則其去道遠矣



南方有畸人焉

畸音奇畸人奇異之人也

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

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而

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恠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

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夫有言者必有

則歎於德而其塗隘矣其於道也亦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

能其猶一蚤一蚤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也夫充一尚可

評惠施以

曰愈貴道幾矣

夫充一蚤一蚤之類而進之雖大愈充尚惠

善办为名

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惠施不志以求進於道獨

所以不得

以其精神散於萬物而不厭其煩卒以善辨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音蕩而

不得音蕩而逐萬物而不反逐物而不反其本是旁響以声形與

影競走也悲夫



